



恐怖分子心理探析



封面照片: © AP Images/Dmitry Lovetsky

本期《美国电子期刊》探讨了全球性恐怖主义的复杂心理根源。该领域中的一些知名专家和学者——包括沃尔特·拉克、布鲁斯·霍夫曼、杰罗德·波斯特、戴维·基尔卡伦、穆罕默德·哈菲兹、米娅·布鲁姆——分析了从事暴力活动的恐怖分子的动机以及“基地”组织及其他一些恐怖组织的招聘和动员手段，为制定反恐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信息。

目录

内容提要

编者

恐怖主义与儿童

奥贝德·奇诺伊，获奖新闻记者兼电影制作人

奥贝德·奇诺伊在本采访录中描述了社会结构被恐怖分子破坏后少年儿童的悲惨命运以及恐怖组织招募和利用这些孩子从事暴力活动的方式。

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布鲁斯·霍夫曼，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及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高级研究员

恐怖主义的本质是要产生长期深远的心理影响，而不仅仅是杀害无辜或打击某些目标。

群体特徵——刻骨仇恨

杰罗尔德·波斯特，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心理学学科主任

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最有效的透视镜不是个别人的心理，而是群体、组织和社会心理，特别是"群体特徵"。

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

米娅·布鲁姆，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长期以来恐怖主义运动中一直不乏女性。但是，妇女由主要承担辅助性角色转变为充当自杀爆炸手等更加主动的角色是最近的事。

恐怖主义简史

沃尔特·拉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主任

恐怖主义有多种形式，它们在时间和空间、动机和表现形式以及目标上极为不同。

从总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

约翰·霍根，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讲师

既然那么多人经历了可能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为什么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招募呢？本文对当前流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

大众传媒舞台

加布里埃尔·维曼，以色列海法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传媒学教授

我们可以从制作及上演一部戏剧的有关要求来理解现代恐怖主义，即需要一丝不苟地准备脚本，选择角色、布景和道具，排练以及对舞台进行实时控制。

美国国务院电子期刊简介

《外交政策》

第12卷第5期，2007年5月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出版五种电子期刊，探讨美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五种期刊分别是：《经济视角》、《全球事务》、《民主研究》、《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社会与价值观念》。这些刊物不仅发布美国政策声明，而且介绍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价值观和思想。

国际信息局电子期刊中表达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美国国务院对期刊的内容及其链接的持续接入能力并不承担责任，该责任完全由各网站出版者承担。除非标明版权限制，否则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照片和插图均可在美国境外

复制和翻译。如果希望使用其中标明作者权的文章、照片和插图，请按照期刊中载明的信息与作者权持有人联系。

电子期刊的新、旧期目以及待出期目可在以下网站上查找。读者亦可在网上阅读，转发，下载和打印文章。<http://usinfo.state.gov/mgck/home/products/ejournals.html>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请与当地美国大使馆或本刊编辑部联系。

Editor, eJournal USA

IIP/PUB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301 4th St. S.W.

Washington, D.C. 2054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箱: eJournalUSA@state.gov

总编 George Clack

常务编辑 Richard W. Huckaby

执行编辑 Rebecca Ford Mitchell

制作经理 Christian Larson

助理制作经理 Chloe D. Ellis

网页制作人 Janine Perry

文字编辑 Kathleen Hug

图片编辑 Maggie J. Sliker

封面设计 Thaddeus Miksinski

参考资料专家 Sam Anderson

Anita Green

Vivian Stahl

特约编辑 Chandley McDonald

David McKeeby

Mildred S. Neely

主任编委 Jeremy F. Curtin

副主任编委 Janet E. Garvey

副主任编委 Jonathan Margolis

副主任编委 Charles N. Silver

内容提要

本期封面是一位老年俄罗斯妇女，她看着在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丧生的儿童的照片悲痛不已，这次袭击发生于 2004 年，地点在俄罗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当时反抗俄罗斯政府的车臣恐怖分子在攻占学校时把 1200 多人劫持为人质并引爆炸弹，造成大约 330 人丧生，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

这位妇女的面部表情显示出对这类大规模恐怖暴力活动的普遍反应——悲痛、震惊和不解。如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霍根(John Horgan)在这一期文章中所说，对恐怖主义暴行的最常见的反应是困惑和强烈反感："竟然有人做出这种事情？"人们因此会提出下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挫败招募恐怖分子并策划此类活动的网络？"

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并对恐怖主义这一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全面审视，本刊编辑邀请这一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对恐怖袭击者的动机以及"基地"等恐怖组织的招募和动员方法进行探讨。

在本期开篇的采访中，获奖电影制作人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描述了恐怖主义对阿富汗儿童难民造成的影响。其他文章把恐怖主义现象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恐怖分子如何在心理上为杀戮无辜进行开脱，并描述他们如何使用传媒和戏剧性手段来操纵公共舆论和传播其信息。几项案例研究分析了伊拉克自杀爆炸手的招募途径并对女性恐怖分子作了描述。本期最后一篇文章由澳大利亚反恐专家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撰写，他指出恐怖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要求我们提出制订反击战略的新模式。

只有通过了解恐怖主义心理文明社会才可能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的策略。

——编者

恐怖主义与儿童

采访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

奥贝德-奇诺伊是新闻记者兼电影制作人，她制作的纪录片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颇负盛名的美国新闻报导奖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的外国人，该奖奖励35岁以下的新闻工作者。奥贝德-奇诺伊持有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研究和传播学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问：您的电影《恐怖主义下的儿童》(Children of Terror)聚焦于在你的祖国巴基斯坦生活的阿富汗儿童难民。您为何把他们当作纪录片主题？

答：我与卡拉奇一个难民营的儿童共同生活了十个星期，并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的经历与巴基斯坦的大多数儿童有很大差异。显然，这些孩子受到了伴随他们长大的暴力的很大影响，而且这将对他们会长成什么样的人产生影响。我认为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

问：您能否谈谈在家庭和社会结构承受了巨大恐怖暴力的社会中的儿童所经历的巨大损失？

答：恐怖主义无视人类共有的法律，蓄意制造不安全和恐惧，蓄意破坏社会组织，结果造成很多受过教育或有经济实力的人逃离家园，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在暴力和经济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勉强度日。家庭遭到破坏，天真无邪的童年被剥夺。他们遭受的不仅是物质和社会损失，还有情感损失。

我在难民营结识的这些男孩是在暴力中长大的，他们对 Kalishnikovs 和 APC 式枪的熟悉超过了字母表。他们讲到他们所感受的恐惧——夜间因爆炸和枪战无法入睡，白天在户外受伤，被迫加入地方民兵组织或受到民兵组织的威胁。

在这样的暴力和恐惧中长大的一代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了解民族文化的机会。孩子们被迫在街头保护自己，经常被打发出去寻找食物或为挣钱去做危险的工作。他们被当作成人而非孩子来对待。这便是滥施暴力的凶手所成就的一项工作：在他们制造的环境中，孩子不能像孩子一样生活，而是被迫承担起成人的责任。

我与之交谈的大多数男孩从未跟他们的父亲或兄长们有过多少时间在一起，因为他们——作为成年男子——要么已经被打死，要么长时间不在家。这些男孩实际上成了家里的"男人"，承接了供养和保护家里女人的责任。他们在六、七岁时就得学习怎么用枪，到他们长到14岁、15岁时，已经可以出去打斗了。

恐怖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保证其后继有人——他们制造了一个不能正常运转的社会，然后以另一种社会取而代之，即把暴力、恫吓和操纵用作统治工具。他们利用自然灾害和他们自己制造的灾难谋利，一面为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一面把各种枷锁强加给他们。

问：招募是怎样进行的呢？

答：儿童是恐怖分子的最佳招募对象，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对成人提出置疑的能力，在感情方面容易被利用，容易被鼓动去做任何事情。

在穆斯林世界出现"圣战"(jihad)的提法之前数十年，儿童兵的招募是在非洲和南美进行的。儿童在那些战争中表现得勇敢无畏。毕竟，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冲动，喜欢冒险。而且他们尚未成熟，难以正确地判断自己处理问题或认识潜在危险的能力。



刚果反叛运动组织的儿童兵。全世界有几十万不满 18 岁的少年扛枪打仗。版权：AP Images/Karel Prinsloo

每个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对自己的行动会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并不明了，因而往往会作出不理智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可能并已经无数次地被别人利用的原因。因此，需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对事物进行思考，考虑到后果，并培养起理解能力。

在穆斯林世界，很多孩子只要不得已流浪街头就会受到操纵。他们得想尽办法找钱和找吃的。如果是男孩，有人会在教会学校给他们提供食品和教育——但教给他们的可能是一种不能宽容他人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甚至不能宽容那些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它视西方世界及其生活方式为必须征服的敌人。

人。

这些孩子或是被哄骗，或是被胁迫参加“圣战”，招募他们正是因为能够利用他们年轻这一特点。由于他们不会被视作威胁，因此他们很容易出入高度戒备的地方，例如在街上踢足球时。他们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掩护——他们如此天真，根本不知道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直到为时已晚。

与西方可能想象的情况相反，恐怖分子在招募穆斯林青少年方面日益得手。更令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阻止伊斯兰世界中很大一部份人口受教育，不让他们接受新思想。

问：那么这些孩子的父母呢？

答：父母的反应可能会令人惊讶。贫困和文盲在决定这些人的信仰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阿富汗南部，我与之交谈的许多家庭为他们年幼的儿子——有些连 15 岁还不到——“攻击敌人”而感到自豪，认为他们给伊斯兰带来荣耀。这些男孩来自大家庭，兄弟姐妹可达 10 人之多。他们的父母没有钱，无法照料他们，因此他们被打发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远离家乡，之后他们的父母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

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成年男子很多人已经离开家，本来就已经被剥夺了上学机会的妇女及其女儿们不得在外面做工。如果让男孩子们在学校、食品、衣服或者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但有时根本就没有选择可言。

这就是恐怖分子如此成功地拉拢男孩子入伙并接受洗脑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体系，也没有父母可与之商量；他们往往受到同伴的压力而加入一个与街头流浪相比较有规则的组织，并希望借此获得荣誉或让人瞧得起。

同时，贫苦的父母因为儿女从事自杀式恐怖活动而获得经济补偿，并收到摘自《古兰经》的片段，这些断章取意的文字声称他们的孩子是遵循先知的教导而死。特别是独立支撑家庭、受人忽略的妇女，作为殉道者的母亲，她们不仅得到经济资助，有时还在社区获得一种受人敬慕的社会地位。



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学校的教师。版权：AP Images/Khalid Tanveer

对妇女和教育的态度、贫困、无休止的暴力、恐惧……这一切导致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

问：请跟我们谈谈你电影中的孩子——特别是陪你去公共游泳池的那个严肃的男孩、那个在地毯厂打工的温柔的孩子、还有那个不想结婚的聪明活泼的小姑娘。

答：哈尔·穆罕默德(Khal Mohammed)11岁，难民营里没有他的家人，他曾被送进一个原教旨主义学校。他虽然不识字，但能够背诵《古兰经》的全部经文，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他是个相当严肃的孩子，我们去公共游泳池，那里的妇女们除脸部、手脚外遮盖了全部身体，但他坚持说，不仅她们行为"败坏"，而且他本人也会仅仅因为置身于这些"不道德的"度假者中而下地狱。

努尔·穆罕默德(Noor Mohammed)只有10岁，却承担起了赡养家庭的全部责任，从事危险和艰苦的编织地毯的工作。他也是一个聪慧的孩子。谈起他在爸爸和叔叔被杀害以前的生活，他满怀思恋之情，并说他们要是还活着的话他现在会在学校里。在我们拍摄电影期间，他因要照顾住在医院里的有毒瘾的哥哥而上班迟到，因此丢失工作——有很多男孩迫不及待地等着做他那份工作。

莱拉(Laila)也是10岁，她多次表示不想嫁人，而要上学，但她的父亲温和地告诫她，说将很快把她嫁出去，因为她长大后需要有个男人保护她。的确，在难民营里女孩们玩的一个主要游戏就是举办"婚礼"。



巴基斯坦一个宗教学校的阿富汗学生2001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参加集会。版权：AP Images/Mohammed Raza

年轻女孩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因此尤其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原教旨主义宗教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吸收女孩子，因为它们认识到通过对年轻女性进行思想灌输能够控制整个家庭。一个女人从清真寺出来回家后，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与邻居交谈，这样便可使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发展。这是把妇女推向暴力的第一步。

我们已经看到下一步的情况。最近，一群妇女在伊斯兰堡挥舞棍棒，要求关闭录像商店并禁止经营音乐商店。她们袭击一所她们认为正在发生不道德行为的房子，绑架了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妇女。这些对别人妄加评判的女性激进分子中的某些人才不过15岁。原教旨主义思想意识推崇者工作做得多有效。她们今天可以突袭"不道德"的穆斯林同胞，明天很可能会腰系炸弹，成为对"异教徒"实施打击的自杀爆炸手。

确实，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在西方出生的穆斯林妇女也成为招募对象。我写过一篇文章，考察加拿大米西索加(Mississauga)的穆斯林宗教学校。那些学校告诉年轻的加拿大穆斯林妇女避开她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西方世界，遮盖面部和避免男女接触，不断向她们宣讲她们的穆斯林兄弟如何为捍卫她们的名誉、不让西方男人“玷污”她们而战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拒绝接受让她们享受自由选择的政治体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在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多元文化和宗教自由不仅受到鼓励，而且构成社会信仰的基石，很多人对宗教学校里进行的教育并不提出置疑。妇女有受教育和信仰其宗教教义的权利，这是根本的原则。不幸的是，这些获得了权能的女性正在学习了解的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一种极端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与她们所生长的社会直接对立，并且她们及其子女在未来也必然会与这个社会发生冲突。

问：您认为这些孩子的前途如何？

答：据估计，世界上 50% 以上的穆斯林人口不满 18 岁，这个数字令人担心，特别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受教育和正常工作的机会。他们对统治他们的腐败政府感到灰心。他们看到西方实行双重标准，即坚持在伊拉克实行民主，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则不这样做。他们知道伊斯兰教曾经催生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因此不懂为什么他们这代人经历的只是贫困、战争与毁灭、腐败和任人唯亲。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个问题化为优势：如果这些年轻人得到适当的教育和机会，他们就能成为变革和经济进步的动力。

真正的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反对从电报到电视的任何新生事物。他们反对现代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它教授的科目与伊斯兰教不相容。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知道，这不过是阻止年轻和勤于思索的头脑向他们提出置疑的伎俩。

这因而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原教旨主义者蓄意剥夺穆斯林青少年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从而确保他们的招募对象前途黯淡，灰心失望，容易接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他们用暴力的方式拒绝任何向原教旨主义教义提出挑战的思想，阻止他们了解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合乎逻辑的思想，什么是情感偏见，而这种自由正是建立大多数人为他们的孩子所企盼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之基础。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

布鲁斯·霍夫曼博士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沃尔什外交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及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高级研究员。这篇文章部份是根据作者所着的《恐怖主义内幕》(再版)(*Inside Terror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的材料编写而成。

恐怖主义即是蓄意制造和利用恐惧来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因而无可否认它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虽然无辜百姓往往在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攻击时惨遭杀害和受伤，但是恐怖主义的本质是要产生长期深远的心理影响，而不仅仅是杀害无辜或打击某些目标。它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造成恐惧，从而对受众形成威慑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其行为。

恐怖活动的受众因恐怖分子的目的、动机和目标而异。这个受众可能包括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一政党、敌对族裔或宗教团体、整个国家及其公民、或国际舆论。恐怖袭击可能以某一群体为受众，也可能是为了吸引多群体的注意。

恐怖袭击产生的舆论效果以及对肇事者的关注正是恐怖分子借以扬威的途经，他们由此制造一种恐怖环境，从中渔利。在这方面，衡量恐怖主义是否得逞的最佳手段不同于常规战争——即在战场上消灭多少敌人、摧毁多少军备物资或占领多少土地等——而是要看其在何种程度上吸引人们对恐怖分子及其事业的关注以及恐怖分子给受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和伤害。



2005年10月，在接到有关恐怖分子准备袭击纽约市地铁的报告后，警察在对一个可疑包裹进行调查期间关闭了佩恩火车站(Penn Station)部份候车厅。版权：AP Images/John Smock

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或者说同样重要的是，使用武力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野蛮的屠杀和破坏他们的事业才会获胜，他们的长期政治目标才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的行动计划是震撼、威慑和恐吓——确保其疯狂和血腥程度足以吸引媒体乃至公众及政府的注意。因此，恐怖主义者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任意而为，或毫无理性，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预谋、有计划地使用暴力。

恐怖分子到底想要什么

虽然不同的恐怖分子——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信仰种族-民族主义或是宗教流派，是针对具体问题还是空泛虚无的目标——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不同，但他们都想通过其行动获得最大的关注，从而通过恐吓和强制来实现其目标。

恐怖行动的策划和实施方式既反映了恐怖组织的特定目标和动机，同时也基于各自的资源和能力，并考虑到其行动的受众。各种恐怖主义运动的策略和目标以及他们选择使用的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一特定组织的意识形态、其组织内部各种力量的消长、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以及其他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1970年代西德激进恐怖组织“红军军团”(Red Army Faction)和意大利“红色旅”(Red rigades)有选择地绑架和暗杀某些被他们指责为实行经济剥削或政治压迫的人，以便吸引公众注意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现在，受宗教使命驱使的恐怖分子对范围更广的目标滥施暴力，其打击目标不仅是他们公开的敌人，而且是任何与之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信仰相同但不接受恐怖分子的极端政治观点和神学建构的人。

因此，可以把恐怖主义视作不仅是一种以吸引公众舆论为目的、而且通过这种舆论来生成和传播某种信息的暴力行动。用精神病学家、恐怖主义问题著名权威哈克医生 (Frederick Hacker)的话来说，恐怖分子企图“恐吓，并借恐吓而达到制服和控制的目的。他们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为某一受众表演，邀请这些人参加他们的活动。”¹

恐怖主义带来死亡和破坏，有意通过危害人身安全、破坏一个社会的商务和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间的相互信任来摧毁社会组织，从而令人们感到恐惧，给正常的生活带来有害影响。对这种因不知道恐怖袭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而产生的恐惧(叫做“连代受害”)的通常反应是拒绝去购物商场、观看体育比赛、前往剧场、影院和音乐会，或者到国外和在本国旅行。

恐怖主义与新闻媒体

作为有关恐怖主义信息主要传播途径的现代新闻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实，如果没有媒体的报导，恐怖分子的影响可以说是白费力气，只能停留在其袭击的直接和实际受害者这一狭小范围内，而不会触及更广大的受众。只有通过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恐惧和暴力，恐怖分子才能实现其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格局所需的最大潜力。

詹金斯(Brian Jenkins)在1974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冲突模式》("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中宣称：“恐怖主义是表演舞台。”文章解释了恐怖袭击是如何“经过仔细策划以吸引电子媒体和国际新闻媒体的注意”。²同样，媒体经常几乎是毫无约束、急不可耐地回应这些诱饵，表明它不可能坐视另一位重要的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贝尔(J. Bowyer Bell)所正确描绘的“专门针对其胃口策划的活动”而不加以报导。³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恐怖主义目前已经足以控制整个传播过程，即通过控制内容、背景和传播方式而使其信息传达至某一受众(或多个受众)。



在这个 2003 年 6 月制作的录像带中，一名说阿拉伯语的游击队员宣称“基地”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并警告会发动更多的袭击。版权：AP Images/B.K. Bangash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商业和国营广播媒体一向是大众了解有关恐怖主义信息的唯一途径，而现在这种垄断局面被打破。因此，如同十九世纪中叶手摇印刷机的发明和 1960 年代促成实时新闻报导的电视设备的进步，新的信息革命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使之能够完全跨越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媒体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制作和传播信息。

互联网的作用

后现代媒体的最高权威布朗(Tina Brown)在 2005 年中肯地指出：“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速度和十二世纪的狂热主义交织在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引爆装置。”⁴

除了普遍性和即时性，互联网还具有其他便利。它可以避开政府的审查；允许匿名和几乎毫不费力地迅速发送信息。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成本效益极高的大众传播手段。

它还使恐怖分子能够实施丹宁教授(Dorothy Denning)称之为“印象操纵”的行动——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行动，而不受传统媒体的过滤、检查和修改。⁵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两位分析人士指出：“毫不奇怪，恐怖分子网络已经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印象和进行宣传，以达到影响舆论、招募新成员和筹集资金的目的。”他们说：“对外传播信息并得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是恐怖主义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要瓦解敌人的意志。除了电视或印刷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现在为恐怖组织提供了联系公众的替代途径，并往往使其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所传递的信息。”⁶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曾一度被视为世界教育和启蒙动力的互联网成了恐怖主义进行宣传、传播仇恨和煽动暴力的重要的手段，被用于大肆兜售最低劣、最卑鄙的阴谋理论。例如，尽管“基地”组织自己一再声称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负责，甚至播放劫机分子策划袭击的“殉教”录像带，但是与圣战运动有关的网站却经常在网上宣称美国或以色列为了给反恐战争寻找借口而自己发动的袭击，并且反恐战争的实质始终是“反伊斯兰战争”。

结果，最不可思议和最牵强附会的观点被涂上了一层真理和确凿无疑的外表，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互联网上反复宣扬一面之词的缘故。

“基地”组织的安全庇护所

实际上，在恐怖主义组织中，“基地”组织在利用所有这些传播手段方面显得相当独特。“基地”组织从 1980 年代末建立和 1990 年代展露头角起，其领导层似乎直觉地认识到互联网蕴含的传播潜力，并努力利用这一潜力来推进其战略目标和为其战术行动提供便利。

“基地”组织把对外宣传列为重要任务的事实可从它在 9·11 恐怖袭击爆发前的组织结构中看出。在“基地”组织最初的四个行动委员会中，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对外宣传工作(其他几个分别负责军事行动、财务与商务，以及宗教公告(fatwa)和伊斯兰教研究)。⁷

据报导，于 1980 年代与“基地”组织创建人和首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起在阿富汗反击苏联军队的埃及电脑专家专门被招募来建立网站网络、电子邮件能力和电子公告栏。直到今天，尽

管"基地"组织已被赶出阿富汗、"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行动基地已被捣毁以及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持续进行，但这个恐怖组织的网上设施仍在运行。

对"基地"组织来说，互联网成了某种虚拟安全庇护所，在"基地"继续展开心理战的同时，互联网为它提供了与该组织在全球各地的武装分子、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进行通讯联系的有效、快速和匿名的手段。因此，尽管"基地"组织已遭到削弱，但它仍能够在全世界制造恐惧，引起恐慌和不安。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会以何种新形式和新方位出现。不过可以断定，随着恐怖主义的通讯联系手段继续变化和发展，它的特征也会发生改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恐怖主义目的和能力重要支柱的心理战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因新的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愈演愈烈——正如过去十年那样。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Frederick J. Hacker, *Crusaders, Criminals, Crazyies: Terror and Terrorism in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p. xi.

⁽²⁾ Brian Michael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and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 16.

⁽³⁾ J. Bowyer Bell, "Terrorist Scripts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vol. 17, no. 1 (1978): p. 50.

⁽⁴⁾ Tina Brown, "Death by Error," *The Washington Post* (19 May 2005).

⁽⁵⁾ Dorothy Denning,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Cyber-terrorism,"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IS) Seminar, Washington, D.C. (15 December 1999).

⁽⁶⁾ Michele Zanini and Sean J.A. Edwards, "The Networking of Terr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ds.),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MR-1382-OSD), p. 43.

⁽⁷⁾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Qa'i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London: Hurst, 2002), p. 57.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a operational committee was known by the *nom de guerre* Abu Reuter—an obvious reference to the famous global news wire service.

群体特徵：刻骨仇恨

杰罗尔德·波斯特(Jerrold Post)

波斯特医生是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心理学学科主任和精神病学、政治心理学及国际事务专业教授。

关于恐怖分子有一种常见的看法，即认为他们都是些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毕竟，除了疯子以外，谁会以某项事业为名来滥杀无辜并自愿充当人体炸弹呢？

事实上，我为筹备 2005 年 3 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民主、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Summit on Democracy, Terrorism, and Security)所成立的恐怖主义心理根源委员会达成的共识是，¹为了解为什么会有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去探究个人心理原因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是不够的。

确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说恐怖分子心理"正常"——即他们并非患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症。他们既不是抑郁症也不属情感严重失常，也不是癫狂的人。事实上，恐怖团体和组织在招募人员时往往要进行筛选，剔除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因为这些人毕竟构成安全风险。

这里面其实有多重的个人动机。对一些人而言，其动机是赋予没有权势的人以权力感；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一个基本的动机是报复；而还有些人则是要让自己感到举足轻重。

如此说来，可以让我们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最有效的透视镜不是个别人的心理，而是群体、组织和社会心理，特别是"群体特徵"。

群体特徵

对一些群体来说，尤其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团体，群体特徵在极早阶段就建立起来，因此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群体特徵以及群体特徵的形成和转变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恐怖分子使自己的个性特质的服从于群体特徵，因此，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群体、组织或网络。

那么，群体特徵是如何形成的呢？对监禁中的中东恐怖分子进行的采访表明，²这一过程很早就开始了。这可以从法塔赫(Fatah)武装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中得到证明：

我来自一个遵奉所有伊斯兰传统的宗教家庭。我最初的政治意识是在清真寺祈祷时形成的，那里的人邀请我参加宗教学习班。在学习中，谢赫常常讲述一些历史事件，即我们的前辈实质上被逐出巴勒斯坦的过程。

以及：

谢赫曾对我们阐述以色列国防军把军事哨所设在我们的难民营中心的意义，将此比作人体内威胁到生命的癌症。

参加组织也并非不同寻常的经历。事实上，当我们问起他们为什么加入时，他们说人人都加入，凡是在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期间未报名参加的人都会受到排斥。

恐怖事业的传承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仇恨一代代传下去。无论是在北爱尔兰的酒吧里或是在贝鲁特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咖啡屋里，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那里听到，“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掠夺了我们的土地，侮辱“我们”。青年人对受到统治政权伤害的父母非常忠诚，因此对“他们”采取了报复行动。

这些恐怖分子为献身其事业而采取极端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答案。



2006年4月，(北爱尔兰)新芬党(Sinn Féin)主席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反英国活动9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讲话。版权：AP Images



一年后，2007年5月8日，北爱尔兰首席部长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左)与首席副部长、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斯托蒙特议会大厦宣誓就职，主持北爱尔兰议会权力共享工作。版权：AP Images/Niall Carson

武装行动宣称：我在这里，我存在着，我坚强有力，我掌握着控制权，我依然在行动，我在地图上。

如此说来，这种手段给弱者以力量，使卑微者具有重要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放弃恐怖主义道路是如此困难。

原教旨主义与自杀性恐怖主义

以上陈述反映了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那么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有何特征呢？他们是“以真主(上帝)的名义施行杀戮”(“killing in the name of God”)的人。他们的行动被激进神职人员——阿亚图拉、拉比、牧师或神父等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由于他们是“虔信者”，不加思索地接受激进神职人员对经文的解释，因此他们对使用暴力的程度不抱有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者同样的矛盾心理。

我们向接受采访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伊斯兰恐怖分子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古兰经》明确禁止自杀，你们如何解释自杀性恐怖主义行动呢？其中一位受访者愤怒地说：

这不是自杀。自杀是软弱，是自私，是有精神问题。这是起义 [殉教或以安拉的名义献身。]



在位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Ramallah)市郊的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的一个展览上，一座墙上悬挂着巴勒斯坦自杀爆炸手的肖像，下方是以色列受害者和被炸毁的公共汽车的照片。一些巴勒斯坦儿童收集爆炸手的照片。版权：AP Images/Muhammed Muheisen

著名的恐怖主义问题学者梅拉里(Ariel Merari)2004 年秋说了一席发人深省的话，说明自杀性恐怖主义是多么的"正常"。当时我和他在(波士顿市)绕着哈佛广场散步，他说，他感到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是一样的。我问他此话怎讲，他的回答是：

我走进剑桥市(哈佛大学所在地)的任何一家比萨饼店，都会看到那儿的青少年谈论他们喜欢的新英格兰爱国者球队[(当时该球队势如破竹，有望夺得橄榄球超级杯)，谈论爱国者球队中他们最仰慕的人，如四分卫布拉迪(Tom Brady)，以及希望自己长大后有一天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业橄榄球明星。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也是一样，只是那里的青少年喜欢的队是哈马斯，他们所仰慕的人是殉教者，他们希望长大后有一天会成为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样的殉教烈士。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正常。

曾策划了多次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巴勒斯坦人萨勒姆(Hassan Salame)曾说：

殉教行动是圣战的极至，突显出我们的信仰之深。爆炸手是执行重要信条的武装圣战者。

公于自杀恐怖主义的心理原因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哈菲兹(Mohammad Hafez)在他的《制造人体炸弹》(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³中列举了三个先决条件：殉教文化、从战略角度出发运用这一策略的神职人员和大量自愿献身者。事实上，使用这一手段最多的两个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和库尔德分离组织工人党(PKK)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关系。

以色列社会科学家对 93 名自杀爆炸手的履历样本进行了分析。这些年龄从 17 岁到 22 岁的未婚男子，未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工作。实际上，这些青年的人格尚未定型，他们在进入训练营时，指挥自杀性爆炸的人告诉他们："你们未来的生活猪狗不如(难民营的失业率为 40%到 70%，那些未念完高中的人失业率尤其高)，你们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可以进入殉教烈士堂，你们的家

人将获得名望和尊重，他们会为你们感到自豪，并会得到钱财资助。"他们从进入训练营起就没有独自一人的时候，在行动前一夜会有人跟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确保他们不会打退堂鼓，并会有人亲自护送他们到"殉教行动"的特定地点。

与此相比，2001年9月11日的自杀性劫机分子年龄更大些(28岁到33岁)；这伙人的头目、33岁的阿塔(Mohammad Atta)和另外两个同夥是汉堡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来自沙特和埃及的富有中产阶级家庭，已经完全是成年人。这些人使个人服从于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兼具破坏性和魅力的领导。他的事业成了他的追随者的根本使命。有意思的是，与巴勒斯坦自杀爆炸手不同，这些人在西方独立行动长达七年，经历了西方民主提供的机会和诱惑，他们假装与西方社会融为一体，同时一门心思地执行死亡的使命，并要带上千万人与他们同归于尽。

新的挑战

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心理而言，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新动向是——尤其在西欧——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变得极度激进。他们的父母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来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但未能融入西方文化，而第二代人则变得极端，如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火车站爆炸和2005年7月7日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爆炸所表明的那样。

"新媒体"——像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样进行连续播放的有线新闻网，尤其是互联网——构成了特别严峻的挑战。韦曼(Gabriel Weimann)在《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Terror on the Internet)一书⁴中估计，2006年有约4800个激进伊斯兰网站在传播反西方的仇恨信息，对形成明天的恐怖分子的群体特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状况对反恐有何意义呢？如果我们赞同恐怖主义是借用媒体展开的邪恶心理战这一观点，那么反击方式就不应是精密炸弹和导弹，而是反心理战的手段⁵。这意味着信息行动方案必须包括四项内容：

- 阻止潜在的恐怖分子加入该组织
- 在其组织中制造争端
- 为脱离该组织提供方便
- 降低民众对该组织的支持以及剥去其领导人的正当外衣

但是，正如马德里工作组峰会的结论所指出："要改变仇恨和暴力文化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场斗争中，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和弘扬良好治理与社会公正等方法来保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背离这些标准意味着把我们自己降低到与恐怖分子同等的水平，从而给自由民主带来危害。"⁶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Jerrold Post,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Club de Madrid Series 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vol. 1 (Madrid: Club de Madrid, 2005).

⁽²⁾ Jerrold Post, E. Sprinzak, and L. Denny, "The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With 35 Incarcerated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1 (2003): pp. 171-184.

⁽³⁾ Mohammed Hafez, *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 The Making of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⁴⁾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⁵⁾ For an expan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sh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see Jerrold Pos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Counter-terrorism,"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37

(Spring 2005): pp. 105-110.

⁽⁵⁾ Jerrold Post,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Club de Madrid Series 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vol. 1 (Madrid: Club de Madrid, 2005), p. 11.

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

米娅·布鲁姆(Mia Bloom)

布鲁姆博士是位于佐治亚州雅典的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助理教授。

2005年11月9日，皈依了伊斯兰激进派的比利时人德高克(Muriel Degauque)在伊拉克将自己引爆，造成自杀性汽车爆炸事件。同一天，在阿曼一家酒店里举行的婚礼上，里沙维(Sajida Atrous al-Rishawi)利用装满炸药的腰带爆炸未遂。

尽管这些事件令人震惊，但长期以来恐怖主义运动中一直不乏女性。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很多妇女积极参拉丁美洲和欧洲恐怖主义组织，在有些组织中，妇女甚至达到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德国"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六月二日运动"(Second of June Movement)。但是，妇女由主要承担辅助性角色转变为充当自杀性爆炸手等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角色是最近的事。最早是1985年一名17岁的黎巴嫩少女在以色列一个车队附近将自己引爆。妇女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导致了新问题的浮现。

在使用自杀性爆炸的大约17个组织中，一半以上有女性在活动。在1985年至2006年间，有220多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占从事这类活动的全部人数的15%。此外，女性自杀爆炸手人数的激增不仅来自非宗教组织，而且来自宗教组织，尽管后者最初不愿利用妇女从事此类行动。¹

自2005年9月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塔勒阿法尔市(Tal Afar)引爆炸弹，炸死8名伊拉克新兵和炸伤30人以来，伊拉克又出现了多起类似的爆炸。同年12月，两名妇女在巴格达警官学校一个教室里将自己引爆，炸死27人，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2月25日，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巴格达第二大大学穆斯坦西里耶大学(Mustansiriyah University)炸死42人，炸伤51人。

"为什么"的问题

在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会对爆炸手的动机进行分析评论。但是最普遍的反应是震惊，即一位女性——她们通常被视为暴力受害者，而不是使用暴力的凶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进行"心理解剖"，分析凶手在哪里长大，在哪里上学，是什么导致她使用暴力？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她一定患有抑郁、癫狂、自杀倾向、或精神变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一定是什么男子让她去做的。

但是，多年的研究发现，在恐怖分子中出现的精神变态和人格障碍并不比在同一个社区的非恐怖分子中更常见。虽然我们不再认为是男人迫使大多数妇女从事恐怖主义，但是这些妇女生活中的男子在动员她们诉诸恐怖主义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高尔文(Deborah Galvin)说，"有些妇女是被她们的男朋友招募进入恐怖组织的。女性参加恐怖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徵可能是，男性或女性情人/同谋……的情形。"²事实上，虽然里沙维在阿曼婚礼上谋杀未遂，但陪同她去的丈夫得逞，杀死了38人。



2006年2月，伊朗女学生在填写登记表，表明她们愿意执行自杀性袭击任务。版权：AP Images/Hasan Sarbakhshian

英国新闻记者麦克唐纳(Eileen MacDonald)

记述了"贝戈尼亚"(Begona)在 25 岁时加入巴斯克埃塔(ETA, 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的原因, "因为我认识的一名男子是其中的成员"。³一种散布很广的谣传是, 男人通过不正当的性行为诱使妇女参加暴力活动, 要求妇女在发生性行为之后执行一项"殉教行动", 声称这是洗清家庭名声和保全面子的唯一办法。但是, 认为妇女不过是受害者或者男人手中的工具而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是不正确的。事实上, 预测妇女是否参加某一项运动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看她与那个运动中过去或现在的恐怖分子的关系。以里沙维为例, 她的几个兄弟在伊拉克参加袭击联盟军队的反叛活动时被打死, 而她的为期只有几天的婚姻也是为了方便恐怖活动而作的安排。

有些心理学家解释说, 恐怖分子通常遭受自恋性伤害——从根本上讲, 他们的自我形像和自尊遭到永久性伤害, 这种伤害十分严重, 促使失去价值的自我寻求一种新的、"具有正面形像的自我"(即获得作为恐怖组织一员的"归属感")。心理学家马戈林(Joseph Margolin)认为, "恐怖分子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需要或目标受挫所致"。⁴博勒姆博士(Dr. Randy Borum)补充说: "受挫(无法实现某一目标或从事某项行动)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联系 [或许]是对人类暴力起源的主要解释"。⁵其他专家甚至称大多数恐怖分子几近于孤独自闭, 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接受那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白与黑、好与恶的意识形态。⁶

根本原因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认为找到根本原因是了解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的关键。但是, 大多数被列为根本原因的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非恐怖主义政治组织也被动员起来, 因此, 此等解释可归入"虽然不足但是必要"一类, 它们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因素导致有些人诉诸暴力。上述根本原因包括:

- 缺乏民主、公民自由和法治
- 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的机制瘫痪和软弱的国家
- 过快的现代化
-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非宗教和宗教意识形态
- 政治暴力、内战、革命、专制或被占领的历史
- 不具备合法性或腐败的政府
- 外国占领者或殖民主义的压迫
- 遭受基于民族、种族或宗教特征进行的歧视
- 社会不公正
- 具有鼓动性的精神领袖⁷

据施韦泽(Yoram Schweitzer)和阿里(Farhana Ali)等专家说, 与男性相比, 驱使妇女的往往是那些更加"个人化"的因素。这些原因可被归纳为以 R 开头的四个单词: 复仇 (Revenge)、赎罪 (Redemption)、尊重 (Respect) 和关系 (Relationship)。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内容:

- 失去亲人(通常是在她们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男性——丈夫、父亲或兄弟)
- 因被指控或实际上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被控)而需要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 不能生育或是被认为无法嫁人⁸
- 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愿望
- 证明她们与男人一样献身于事业
- 知名反叛分子的姐妹、女儿或妻子⁹



在 2004 年支持哈马斯的一次集会上，一名巴勒斯坦男孩手持一幅一名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一个主要交界点引爆炸弹的妇女的照片。有四人在爆炸中丧生。版权：AP Images/Khalil Hamra

相似与不同之处

但是，关于驱使妇女从事暴力的原因与驱使男子的原因不一样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像男性一样，大多数女性均因个人和政治原因而从事暴力活动。心理学家梅拉里(Ariel Merari)说：“一般来说，文化——特别是宗教——在恐怖主义自杀性活动这一现象中似乎较不重要。恐怖自杀像任何其他的自杀行为一样，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不是群体现象：从事恐怖自杀的人是那些因个人原因想结束生命的人。恐怖主义框架不过是为此种活动提供了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动因)和以暴力方式实现这种想法的理由。”¹⁰

对男性和女性恐怖分子来说，这种理由包括一种对逼近他们的死亡的理解以及将他们与某种“永恒”连在一起的世界观。近来，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与愿意杀人或被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证明宗教与恐怖之间有因果关系。¹¹

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德国的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秘鲁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都是与宗教没有任何联系的激进社会主义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政治纲领都包括解放妇女。

今天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多数妇女似乎发挥了廉价炮灰的作用。一般来说，由于她们与反恐工作关于恐怖分子所建立起的特征和形像不同，因此她们似乎成了(恐怖组织所使用的)一种新的战术手段。此外，如任何看过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的人所知，女性恐怖分子很容易混入敌方平民人口中从事侦察活动：她们的服装便于掩盖炸弹，而且她们有时假装怀孕以阻止别人对她们进行搜查。但是事实上，很少有女性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甚至在 30%至 60%的爆炸手为妇女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贝莱 (Clara Beyler)在谈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时说：“妇女很少参与这些组织高层的决策过程。妇女可以自愿、或者可能被迫从事谋杀活动，但归根结底，妇女的作用是由统治巴勒斯坦社会及其恐怖组织的父权等级制所决定的。”¹²

实际上，那些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相对于整个运动来说只是少数。由于恐怖分子不过是他们声称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中的一小部份人，真正反对他们的人常常是本社区内那些不愿诉诸暴力的温和人士。因此，恐怖分子企图迫使当局动用暴力的回应手段，以博得同情与支持，使社区更多的人更加激进和帮助招募更多新人。恐怖组织企图利用妇女活动分子来激起人们对其社会中的妇女的过激反应，这是进一步激起愤慨和怒火的绝对有把握的办法。

无固定模式

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不仅仅是摧残直接受害者，而且是通过毁灭生命和破坏财产制造恐怖和不安，以期让人们付出更长期的代价。恐怖分子妄图让敌方耗费时间、资金来加强安全防卫，从而给敌方社会增加巨大的负担，迫使其将原本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耗费于降低生产率的措施。¹³

一个可能有用的反恐举措是求助于更广大的民众和加强支持温和人士。从消除根源入手不一定会根除暴力，但它会有助于表明，温和人士能够为民众造福，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大多数调查显示，只要有可行的替代办法和更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对暴力的支持度就会下降。¹⁴

对妇女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她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她们活着比死能够作出更大、更有意义的贡献。这将有助于支持妇女基层组织，从而使整个社区受益。这样的组织可以构成公民社会的支柱，沟通不同的社区和为真正的民主打下根基。¹⁵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恐怖分子没有固定的特徵，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为每一种恐怖主义提供解释。

心理学家霍根(John Horgan)解释说，每一个恐怖主义运动都有其复杂性，就连最小的组织也包含多种角色，导致男女有"不同类型的参与"¹⁶。此外，恐怖主义多种多样，基于不同的原因进行活动，因此无法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伊斯兰主义、全球萨拉菲斯特(Salafist)运动、单一问题(如：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右翼种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统统归于一原因，更不可能用同一种原因解释所有妇女的动机。

我曾在别处提到，利用妇女源于深思熟虑的组织动机。恐怖主义运动的头目是在进行成本效益的权衡之后才选定具体战术、打击目标和执行打击行动的人，而女性自杀爆炸手不过是廉价的武器。另外，她们会引起更多的媒体关注，或许这会使男子因羞愧而动员起来，不再让妇女去"做男人的事情"。¹⁷

但是，不可否认，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直接与已知的外国恐怖主义运动成员交谈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有用资料。虽然获得这类原始资料的机会有限，但霍根认为："纵然这听起来不合适，但是要理解恐怖行为的发展和组织结构，我们必须同从事恐怖暴力的人会面和谈话，这是免不了的。"¹⁸要了解其传统角色为养育儿女的妇女为何充当杀手，更需要这样做。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Mia Bloom, "Female Suicide Bombers: A Global Trend," *Deadalus* (Winter 2007).

⁽²⁾ Deborah M. Galvin, "The Female Terrorist: A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Law*, vol. 1 (1983): pp.19-32.

⁽³⁾ Eileen MacDonald, *Shoot the Women Fir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⁴⁾ Joseph Margol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errorism," in Y. Alexander and S. M. Finger (eds.), *Terroris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John Jay, 1977), pp. 273-274.

⁽⁵⁾ Randy Borum,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Tampa, FL: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p. 13.

⁽⁶⁾ D. Gambetta and S. Hertog, "Engineers of Jihad,"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 (17 August 2006).

⁽⁷⁾ T. Bjørg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⁸⁾ R.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⁹⁾ Noor Huda Ismail, "Married to a Jihadist," *Straits Times* (10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noorhudaismail.blogspot.com/2006/03/married-to-jihadist.html>.

⁽¹⁰⁾ Ariel Merari, "The Readiness to Kill and Die: Suicidal Terrorism in the Middle East," in W.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and States of Mi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6.

⁽¹¹⁾ See for example M. Ju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J. Stern,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and J. Esposito, *Unholy War: 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¹²⁾ Clara Beyler, "Using Palestinian Women as Bombs," *New York Sun* (15 November 2006).

⁽¹³⁾ C. McCauley,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Available at <http://www.ssrc.org/sept11/essays/mccauley.htm>.

⁽¹⁴⁾ Mia Bloom,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3 passim.

⁽¹⁵⁾ A.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⁶⁾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¹⁷⁾ Bloom, M.,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⁸⁾ A notable exception is Jerrold Post, E. Sprinzak, and L. Denny, "The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With 35 Incarcerated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1 (2003): pp. 171-184.

⁽¹⁹⁾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and (2008, forthcoming).

恐怖主义简史

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

沃尔特·拉克博士曾经在学术界任职，并在华盛顿市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担任主任，他目前是该研究理事会的杰出学者。

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定义有 100 多个。国务院有一个，见《美国法典》第 22 篇第 2656 条："次国家组织或秘密人员对非战斗目标发动的、通常旨在影响受众的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活动。"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有各自的定义，而本文作者也有自己的两、三个定义。但是，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完全令人满意。

我认为，为了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关于"非战斗目标"这一内容讨论得太多；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只对军人或警察发动进攻的恐怖组织。如果一夥枪手在上午攻击军人，夜间攻击平民，那么他们是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别还是在一天之内改变了性质？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涵盖一切的定义，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没有一种恐怖主义，而是有很多种恐怖主义，它们在时间和空间、动机和表现形式、以及目标上极为不同。

最初的研究

对恐怖主义的系统性研究始于 1970 年代，当时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恐怖主义或多或少是意大利的红军旅(Red Brigades)或德国的红军团(Red Army)以及拉丁美洲的各种团体等极左组织独家经营的事业。(还有种族-民族主义，如在北爱尔兰，但它较不显著。)因此，结论是：哪里有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哪里就会产生恐怖主义。

但是，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解释也明显不正确，因为恰恰是在二十世纪最具有压迫性的政权——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统治下没有产生恐怖主义。的确，最富裕和最平等的社会中几乎没有恐怖主义存在，然而在最贫困的社会中也没有恐怖主义。

十年已经过去，当年极左翼的大多数恐怖主义团体已经消失。如果 1980 年代有恐怖主义存在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极右翼的小型基层团体。曾经发生过一些劫机和爆炸事件(例如在苏格兰洛克比发生的空难)，少数大使馆被攻击甚至被占领(如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但是，这些恐怖活动并非由极左派团体所为。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在美国发生的最致命的恐怖行动，是右翼极端组织 1995 年在俄克拉何马城对一座联邦大楼发动的爆炸事件。此后，民族恐怖主义继续存在(在阿尔斯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斯里兰卡、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在今天占有如此突出地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当时尚不为人注意，仅偶尔在一些中东国家出现。

今天，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以及受宗教狂热驱使的类似团体几乎已经成了同



调查人员在检查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Pan Am flight 103)的残骸。该航班 1988 年 12 月 22 日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机上所有 259 人和地面 11 人丧生。受害者遗骸及飞机碎片散落在 2189 平方公里的区域。版权：AP Images

义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代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是由这些组织的追随者进行的。但是，应当避免将恐怖主义与这些组织划等号的提法，其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恐怖主义在激进伊斯兰主义出现很久以前就已存在，并且，据我们所知，在目前宣传圣战主义的人消失很久之后，它仍将继续存在。

恐怖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尽管有些人曾试图将其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最古老的暴力形式之一——不言而喻，并非一切暴力都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许在常规战争出现以前就有，因为军队打仗涉及到一定程度的、原始人所没有的组织和复杂的后勤支持。

历史背景

《圣经·旧约》中有关于恐怖主义的记载，在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经常有政治谋杀，甚至系统的暗杀事件。仅举一例，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遇刺事件在后来的 2000 年里吸引了无数作家和艺术家。关于是否容许诛戮暴君(如瑞士历史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所为)的问题就让神学家和哲学家们世代争论不休。

虽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恐怖主义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当一名残酷的压迫者——一名暴君——全人类的敌人，违背神的法则和人类公正，使其受害者欲摆脱无可忍受的压迫而求救无门时，恐怖行动是被压迫者在穷尽一切方法后而最终诉诸的手段。

但是，即使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哲学家和神学家也认识到有误用正当杀戮暴君原则的严重危险，即虽然有人声称迫不得已而为之(最后的手段)，实际上并没有正当的理由杀戮君王(如法国的好国王亨利四世被弑的例子)，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抗议和抵制。

在此期间，出现了长期从事系统恐怖主义活动的小型组织，如自 8 世纪至 14 世纪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展开活动、谋杀总督、地方行政官、哈里发和耶路撒冷十字军国王的穆斯林伊斯玛仪派(Muslim Ismailis)的秘密暗杀组织(Assassins)。他们开自杀性恐怖主义之先河——其使用的武器始终是匕首，由于这些暗杀对象通常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凶手逃跑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就连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斗士(fida'i)——都一直延续至今。

在整个中世纪至近代，恐怖主义继续积极展开活动，虽然其规模有所缩小。这个时期是 30 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和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1799-1815)等所谓大战时期。在这些大批人在战场上战死或受伤的时期，如果这里或那里出现小规模恐怖暴力，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

恐怖主义高潮期

19 世纪末期是恐怖主义的高潮期。在这个时期积极展开活动的主要恐怖组织有：爱尔兰反叛组织、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和遍布欧洲和北美的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欧洲以外——如在埃及、印度和中国——秘密社会也在积极从事旨在实现民族解放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恐怖袭击有些带来悲惨后果；有些则在长期——而非短期——获得成功。

19 世纪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甚为显著——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有：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和很多大臣、大公、将军；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 1901 年)和在他之前的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 1881 年)；意大利国王翁贝托(King Umberto)、奥匈帝国的一位皇后；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Antonio Canovas)——这些不过是遭到暗杀的最著名人士中的一些例子。不消说，一次世界大战是因奥地利王位继承人费迪南(Franz Ferdinand)1914 年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而引发的。



奥地利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在1914年6月28日巡视波斯尼亚萨拉热窝时，被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组织刺杀，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版权：AP Images

如果我们重温那个时期的新闻报导(以及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到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人的小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恐怖主义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文明世界的末日在即。但正如古往今来的变迁所示，这一恐怖主义危险期也和其他危险期一样成为历史。并且正如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经指出的那样，虽然一位首相被刺，但有更多的人迫不及待要取代他。

当代恐怖主义

一次世界大战后，恐怖主义再次出现，包括在德国和巴尔干国家。在上台以前，法西斯和共产党更倾向于从事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而不是单个的恐怖行动——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如暗杀意大利社会党领袖马蒂奥蒂(Giacomo Matteoti)。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二十年里很少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恐怖行动在1970年代再次兴起，以及——作为更充分的理由——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被很多无视恐怖主义长期历史的人解释为一种全新和前所未有的现象。就自杀性恐怖主义而言，这显得尤其突出。如上所述，直至19世纪晚期，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一直是自杀行动，这完全是因为当时能够使用的武器只有匕首、短射程手枪、或者是非常不可靠、可能会在袭击者手里爆炸的炸弹。

但是，当代恐怖主义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的确不同于19世纪和早期的恐怖主义。

传统的恐怖主义有自己的"荣誉规则"：它针对的目标是国王、军队领袖、大臣和其他公众人物，但是如果这些目标的妻子或孩子有可能会在袭击中遭到杀害的话，恐怖分子会尽量不执行打击，即使这样做会危及他们自己的性命。

今天，不加区分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了通行法则；很少有政治领袖或将军被杀害，但众多的无辜百姓惨遭毒手。因此，恐怖主义这个词带上了非常大的贬义，因此恐怖分子现在坚持用另外的用语称呼自己。当一次世界大战前领导了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鲍里斯·萨温科夫(Boris Savinkov)的自传出版时，他毫不犹豫地为其取名为《一名恐怖分子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Terrorist)。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近代恐怖分子自封为自由斗士、游击队员、战斗者、反叛者、造反者、革命者等等，就是不要恐怖分子的名号，因为它意味着滥杀无辜。

如果说在为恐怖主义下定义的问题上没有共识，这是否意味着完全的混乱和相对主义占了上风、一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完全等同呢？的确，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所说，一方认为是恐怖分子，另一



这三个坐在埃塔(ETA)旗帜前方、头戴巴斯克贝雷帽的身分不明人士在2006年的电视录像中露面。谋求脱离西班牙的埃塔(巴斯克民族自由组织)被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版权：AP Images

方认为是自由斗士。但是，既然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等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制造者都有崇拜者，这样的认识亦于事无补。即使没有对恐怖主义的完美定义，大多数研究恐怖主义问题并基本上不存偏见的人在对一项行动进行评价时大部份时候依然会持一致意见。有的人将此与色情或淫秽比较，对其下定义也不容易，但是任何有点经历的人看到了是会知道的。

在解释有人为什么选择做恐怖分子方面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神奇的法宝或类似牛顿和爱因斯坦关于物质世界定律的东西。不时会有人提出新的见解，但它们一般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最近有人提出恐怖主义只是(或者主要)在有外国入侵的地方出现。这一理论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成立，如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或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驻军的情况。但当代恐怖主义的地缘政治图表明，在从斯里兰卡到孟加拉国到阿尔及利亚的大多数情况下，外国入侵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在伊拉克，绝大多数遭受恐怖主义伤害的人不是占领军，而是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相互攻击的牺牲品。



被劫为人质的维克托·安布尔吉(Victor Amburgy)在 1985 年 7 月 2 日返回美国时拥抱一名身份不明的孩子。美国环球航空公司 847 航班(TWA 847)6 月 14 日从希腊起飞不久即被黎巴嫩恐怖分子劫持和扣押了两个星期。安布尔吉是机上 153 名国际乘客和机组人员中的一个。版权：AP Images/Dennis Cook

间歇性现象

历史是否可以提供明鉴？

同样，除了一般性概括外，没有任何明确无误的答案。恐怖主义很少——即使有这种情况的话——在有效的独裁统治下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社会，恐怖分子似乎利用了民主社会提供的思想、言论、宗教、行动和集会等自由。有时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国家衰败造成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或名存实亡。例如，在佛朗哥(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基本上不存在恐怖主义，但是在他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恐怖主义便开始在政坛上出现。在中东，就连温和的专制政权都能够不费多大力气便铲除恐怖主义——如 1980 年代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以及 1990 年代的

阿尔及利亚和埃及。

恐怖主义有时得逞，但在另一些时候——或许更多的时候——未能实现它的目标。在有些情况下，恐怖主义导致的后果反而与恐怖分子企图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是恐怖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间歇性现象，即使它被战胜，也可能在后来重新出现。没有充份的理由可以期待恐怖主义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在一个大规模战争变得太危险和太昂贵的时代，恐怖主义是暴力冲突的一种普遍形式。只要地球上存在冲突，就会有恐怖主义存在。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从总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

约翰·霍根(John Horgan)

爱尔兰政治心理学家约翰·霍根博士是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的高级研究员，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国际关系讲师。霍根博士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参加和脱离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因。他的专著《脱离恐怖主义：放弃激进和极端》(Walking Away from Terrorism: Accounts of Disengagement from Radical and Extremist)将于2008年出版。

2005年7月7日在以伦敦地铁系统为目标的四起有联系的自杀爆炸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人们等待已久的一份下院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基于我们迄今为止对英国极端分子的了解，没有一组共同的特徵能够帮助我们鉴别哪些人可能受极端主义影响。涉及本案的四个人中，三人是其父母都来自巴基斯坦的第二代英国公民，另外一人的父母来自牙买加；被判犯有投放蓖麻毒罪的卡迈勒·布贾斯(Kamel Bourgass)是寻求避难未果的阿尔及利亚人；在鞋内藏带炸弹作案未遂的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牙买加人。.....有的受过良好教育，有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有的是真正贫困，有的并非如此。有的显然很好地融入了英国社会，有的则不然。他们大多是单身，但有的是有孩子的已婚男子。有的过去一直遵纪守法，另一些人则有轻微犯罪的记录。"¹



伊朗男子2006年4月在德黑兰举行的招募集会上登记，表示愿意充当自杀性“烈士”。版权：AP Images/Hasan Sarbakhshian

贯穿整个报告的是一种未能对那些被招募加入“基地”组织在全球展开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的人作出棱角分明的画像而产生的挫折感。事实上，很多政策和执法部门的人士都有同样的挫折感；但是，尽管研究人员未能就恐怖分子总结出任何实在和可靠的特徵，这种努力依然在持续。

给恐怖分子画像

尽管有证据显示，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总结出恐怖分子的特徵，但这种努力丝毫未减，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有一些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问题在推动这一努力。²

一方面，恐怖分子在活动中一旦得逞，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迫使我们正视在大多数正常人看来不正常或有某种病态的行为的效果——“竟然有人做出这种事情？”是人们对与恐怖袭击相关的令人震惊的行为作出的最普通的反应。

促使我们为恐怖分子画像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那么多人经历了可能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或者说可导致暴力活动的触发因子和催化剂，包括宗教和政治动员)，为什么真正被招募的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呢？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所提供的任何答案肯定不会令所有人都满意。对一些过去的研究(特别是心理学家所作的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倾向是，假定某一恐怖团体存在某种共性(即那些使恐怖分子"相似"的特点)和特性(即使恐怖分子与其他人——至少是那些不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同"的特点)。

心理学家兼恐怖主义专家阿里尔·梅拉里(Ariel Merari)正确地指出：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发现恐怖分子的特徵"，而不是"恐怖分子的特徵不存在"。但是，我坚决认为，构建这类特徵的努力——特别是在试图了解恐怖分子招募过程方面——蕴含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风险。³

在假设恐怖分子有一组明确特徵时，我们往往会忽视与恐怖分子的形成相关的几个至关重要的特徵。这些特徵包括但不限于：

- 与接受恐怖主义相关的社会化进程的渐进性
- 与招募相关的支持因素(如吸引人们在广义上接受恐怖主义的"牵引"因素，或者被用来培养训练招募对象的那些诱惑)
- 角色之间的转换(如从公众抗议这样的边缘性活动到非法、有明确目的的行动)
- 角色特徵的重要性(如与狙击手相比自杀爆炸手的吸引力有多大？旁观者或招募对象如何感知这些"角色特徵"?)

当我们假设恐怖分子具有静态特徵(画像所需的特点)时，我们便看不到有助于恐怖分子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和动力。另一后果是，在限制或控制恐怖主义初期发展规模方面，我们也忽视了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反恐战略的基础。

但是那些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往往依赖于画像。最近为反恐官员作了一次有关恐怖分子画像的讲话的一名高级官员对我表示抗议说："画像有用，当然有用。理由是.....一个普通的自杀性爆炸手不会是中年白人、三个孩子的父亲。"这番话是在英国说的，在那里，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尚未"在那里遇到这样的自杀性爆炸手。

本文不是要一意夸张、说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并从而扭曲恐怖威胁，而是要提请有关人员注意，我们关于恐怖分子的那些假定越来越基于小规模、没有统计意义的少数人。显而易见，在总结恐怖分子特徵时这种趋势会导致极端简单化的做法。

但是，指出这些局限性仍然不能回答这一关键性问题：为什么某人会参加恐怖主义活动而别人则不会？毫无疑问，根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有几个有帮助的出发点。我在最近一部书里提出一系列我称之为"倾向性风险因素"的特徵，包括(并非按特别顺序罗列)：⁴

- 个人受害的经历(确有其事或者纯属想象)
- 对于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期望(如兴奋感、使命感、目的性等与参加任何"自己人"组织及承担各种角色有关的诱惑力)
- 对某项事业——往往与某一受害社区相关——的认同感
- 通过家庭或朋友融入社会的进程，或者在某一特定环境中长大
- 表达兴趣的机会和为参加(恐怖组织)采取的步骤
- 与相关组织的接触

必须说明，这些因素单个来看不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人成为恐怖分子，但是，合在一起确实可以提供一个很实用的框架，了解为什么有人会卷入恐怖主义而别人不会。



恐怖主义被颂扬，恐怖活动被描述为激动人心的事件，这是诱使青少年投身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版权：AP Images/Shakeel Adil

接受恐怖主义的渠道

为了超越有关为恐怖分子画像的毫无意义和帮助的争论，也许会有帮助的是思考参加恐怖主义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们便能够开始采用我认为更加有效的、有心理学依据的反恐措施。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涉足恐怖主义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涉恐似乎对不同的人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和结果，无论在同一组织内还是就整个恐怖主义运动而言似乎都是如此。与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简单区分大不相同，就连最小规模的恐怖主义运动也都由各种各样的角色和职能构成：取决于多种因素，组织通过指定或鼓励促使新人承担特定角色。此外，接受和保持这些角色既不是互无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从非法领域(如参加暴力活动)到灰色地带(为参加暴力活动提供支持)到合法领域(如和平示威)，角色间和角色内的变换非常频繁。⁵

虽然恐怖主义组织参与的很多活动本身并不真正构成违法(不能被有意义地归于"恐怖主义"标签下，但也许可以归于"破坏"的标签下)，但没有这些活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恐怖行动。

大致来讲，我们通常总是将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但今天恐怖主义运动的现实是，这一最公开的角色和职能往往只是恐怖活动的冰山一角。支持展开暴力袭击的是那些直接协助和煽动袭击事件的人、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或其他支持的人、那些筹集资金、进行宣传、提供情报的人。

因此，我们视为"恐怖分子"的人只是发挥了此运动中多项职能中的一项——尽管就直接后果而言，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显然有必要制订更加富有想象力和更灵活的反恐措施。我们如果将与恐怖主义运动有关的一系列职能进一步向外延展，便会看到，我们越是不考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暴力，便越接近于识别变得日益难以归类为恐怖主义甚至是非法行为的职能。换言之，恐怖主义运动蕴涵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恐怖行动"。

反恐途径

我们对恐怖分子的角色变化(转换和晋升)所知甚少。总体而言，参加恐怖组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由一些功能分明的阶段组成，一名恐怖分子在从顺应到同化的过程中逐步完成阶段的跨越。

一名恐怖分子不断进入、转换、有时脱离不同角色与职能。尽管加入恐怖组织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有些人比其他入卷入得更快，但所有恐怖分子都能感受到一个渐进程序。用顿悟来解释一名恐怖分子的所谓有意识的入伙决定是幼稚的，具有误导性，最重要的是缺乏实证。

另外，这一进程基于起初具有支持性的特徵：虽然恐怖主义将永远是其时代和地域之产物，并且对于同一运动的成员也有多种动机并存，但是促使个人在不同程度上走向极端化的最主要共同原因是对未来怀有正面的期望。

我们若不认为做某件事情对我们有某种明显的好处，那么我们是不会去做的。恐怖分子也不例外。有时这种好处可能表现为对地位、权威、被接受或使命等的期望。只要某个追随者对自己参加恐怖主义运动这一社会化进程持续抱有正面看法，那么这将最终导致新的——或至少是得到巩固的——认同感。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是"恐怖分子心态"，大概最好是把它看作下列因素的产物：

- 在社会化过程中进一步参加恐怖主义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非法活动
- 与恐怖主义运动背景的关联日益紧密的重点明确的行为

从个人和社会角度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离恐怖主义越近，他离与恐怖主义无关的朋友、亲人和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就越远。

将这些不同的阶段加以区分的用途之一是，取决于我们所能确定的最有效的干预点——即在初期防止介入、中期干扰介入、或后期促成脱离——我们也许可以开始制订针对特定阶段的反恐措施。承认有这些区别将使我们认识到，取决于我们最后决定什么是最佳的干预重点，我们或许可以制订独特的干预措施。

尽管脱离阶段仍然是我们最不了解、研究得最少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此阶段，切实可行的反恐措施——不仅旨在促成脱离而且阻止在初期介入——可能会真正变得更加有效。

个人的重要性

虽然说到底，恐怖主义是一种集体行动，但这个集体总是由个人组成。如上所述，该集体中每个人都扮演着某一角色。虽然反恐项目一般不以个人为重点，但正是通过了解个人的极端化过程及其相关的社会和心理特性，我们才能认识到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从而制订出鼓励脱离恐怖主义运动的方法。⁶

虽然恐怖主义能够造成大规模和有重大影响的后果，但它实质上继续是由个人进行的层次低、能量小的活动。恐怖主义大规模的影响力绝不当阻止我们对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事件进行微观分析。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House of Commons Report of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Bombings in London on 7th July 2005*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6), p. 31.

⁽²⁾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see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³⁾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⁴⁾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⁵⁾ This issue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M. Taylor and J. Horga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the Terrorist,"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8 (2006): pp. 1-17.

⁽⁶⁾ Work on this issue has begun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and will be published in 2008. See John Horgan,

Walking Away From Terrorism: Accounts of Disengagement From Radical and Extremist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in press).

大众传媒舞台

加布里埃尔·维曼(Gabriel Weimann)

加布里埃尔·维曼博士是以色列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和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学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的传媒学教授。此文源于他即将出版的专著《利用大众传媒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之心理》(The Psychology of Mass-Mediated Terrorism)。此项研究由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资助，他在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民主社会里，人们提及“恐怖主义”时难免涉及“传媒”，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种向公众传播威胁的心理武器。因此，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¹

恐怖心理

从初期起，恐怖就包含大众心理因素。“恐怖”(terror)一词来自拉丁语“terrere”，其意思是“令人恐惧或害怕”。在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 (Reign of Terror) 导致 17000 人被杀头，行刑全都在大庭广众面前，并伴之以耸人听闻的宣传，目的是在胆敢提出反对意见的民众中间散布恐惧。

我们可以从制作及上演一部戏剧的有关要求来理解现代恐怖主义，即需要一丝不苟地准备脚本，选择角色、布景和道具，排练以及对舞台进行实时控制。像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舞台剧作或芭蕾舞表演一样，恐怖活动的媒体导向特别需要注意细节，这样才能产生效果。对恐怖分子而言，杀人毕竟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杀鸡给猴看”效应的手段。²

在科学技术创造的机遇倍增的同时，恐怖分子也在努力加强其使用传播媒介的技巧。正如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精心制造了袭击以色列运动员事件的恐怖分子之一作证说：

我们认识到，体育运动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宗教。我们知道，如果有另一个频道在播放体育比赛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定会把电视频道从任何描述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节目切换过来。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他们的奥运会——其宗教中最神圣的仪式——来引起世界对我们的注意。我们向你们的体育和电视神灵奉献活人祭品，而这些神灵的确对我们的祈祷作出了回应。³

现代“恐怖剧场”最具有震撼力、最残暴和编导最完美的表演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发动的袭击。那年 11 月，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谈到这次袭击时称自杀性恐怖分子为“伊斯兰先锋”，并赞扬“这些年轻人在纽约和华盛顿以实际行动发出的声音使世界所有其他地方进行的演讲黯然失色。这些声音能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理解，甚至能为中国人理解。”⁴但是，对本·拉登而言，最重要的受众不是美国公众，而是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大众传媒和政治领袖给予他的关注使他从一个无名之辈攀升为世界知名的人物。

布丽吉特·纳科斯(Brigitte Nacos)在她 2003 年发表的专著中指出,本·拉登透露说,他首先视恐怖主义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话语"——他总结说,美国人尤其听到了 9.11 事件发出的讯息并作出了适当的心理反应。他说:"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惊恐不安。为此,我们感谢真主。"⁵

纳科斯说,恐怖分子通过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利用大众传媒对全球议程获得了控制权,将有关的讨论从对数千名被害人士的哀痛转变成在全球申诉他们自己的不满。恐怖凶手也许实现了他们最重要的媒体目标:宣传他们自己、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的要求。

"基地"组织通过自己的电视台哈里发之声进行广播。版权: AP Images

他们在那次事件中选择的目的是美国的财富、力量和传统的象征。根据"基地"组织在训练营地使用的手册,吸引舆论关注在当时大概是——现在仍然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此,圣战士得到的指示是选择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伦敦的大本钟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情感标志"作为打击目标,因为毁灭这些目标会"引起极度的关注"。⁶

通讯技术的进步使 9.11 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恐怖主义媒体节目的制作

现代恐怖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是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他的《袖珍版城市游击队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成了全球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读资料。他写道:

绑架那些因艺术、体育或其他活动而知名的、未曾表达过任何政治观点的人士可能是一种对革命者有利的宣传形式。.....现代大众传媒,只需报导革命者在干些什么,就已经是重要的宣传工具。神经战,或者叫心理战,是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一种斗争技巧。.....袭击银行、打伏击、弃置和抢劫武器、营救囚犯、枪决、绑架、破坏、恐怖主义、神经战等都属于此类手段。劫持飞机、袭击和截获轮船和火车等,也都可以是专门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采取的行动。"⁷

以宣传为目的的恐怖主义的出现使一些学者重新思考设计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作为一种象征性行动的恐怖主义的分析可以像对其他传播媒体的分析一样,把它分为四个基本方面来进行:传播者(恐怖分子)、目标受众(宣传对象)、信息内容(爆炸、伏击)及反馈(目标受众的反应)。⁸

拉尔夫·道林(Ralph Dowling)建议运用"语汇类别"("rhetoric genre"),他指出:"恐怖分子使用重复的语汇形式,使媒体不得不加以报导,恐怖主义非如此便无法实现其目标。"⁹

一些恐怖活动已变成鲍耶·贝尔(J. Bowyer Bell)所定义的"恐怖主义景观", ¹⁰可以最有效地将其作为"媒体事件"来分析。例如,真主党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总是被录制下来,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每一个恐怖小组由至少四名成员组成:袭击者、摄影师、录音师和制作人。

显然,恐怖分子在策划行动时,媒体是一项重要的考虑。他们根据媒体倾向来选择袭击目标、地点和时间,努力满足新闻价值、新闻时间表和截稿期的要求。他们编辑和汇集视频材料,如电影、袭击活动和人质被迫"招供"的录像片段、采访记录以及执行暴力活动者的效忠宣言,同时也播放符合专业要求的新闻报导和发布视频新闻。

现代恐怖分子把充作时事新闻的宣传直接或间接地供给媒体。他们还监督有关的报导,严格审视新闻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机构。恐怖分子对记者施加的压力表现为很多形式,从公开和友好的接待到直接威胁、恫吓,甚至以谋杀要挟。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恐怖组织经营自己的媒体，包括电视频道(真主党的"马那尔"和"基地"组织的"哈里发之声")、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及录音带和录像带，最近又开始建立互联网网站，可谓无所不及。

新战线：互联网上的恐怖

后现代恐怖分子正在利用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成果策划、协调和实施其毁灭性的活动。

这些恐怖分子在地域上不再限于某一领土，在政治上或金融上不再依赖于某一国家，他们现在靠着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先进通讯能力来推进其杀害无辜的议程。1998年，美国国务院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中只有不到一半设有网站；到1999年年底，几乎所有这些恐怖组织都建立了网站。今天，所有正在活动的恐怖组织都建立了至少一个网站——我们从1998年到2007年进行的监测表明，宣扬恐怖主义的网站、网上论坛和聊天室达5000多个。¹¹

恐怖主义和互联网在两个方面互为关联。第一，互联网已成为恐怖团体和个人在发动心理战的同时传播仇恨和暴力信息、相互之间和与其支持者及同情者交流的论坛。第二，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曾试图袭击电脑网络，即已为人们熟知的网络恐怖主义或网络战。但是，从目前看来，恐怖分子对互联网的使用和受益多于对互联网的袭击。

以电脑为媒介的通讯对恐怖分子有如天赐：这种通讯方式分散，不受任何控制或限制，不受审查，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现代恐怖主义的各级组织普遍采用松散的网络结构，互联网是它们进行外部和内部联络的理想途径，至关重要。

但是，恐怖分子所利用的互联网服务中，网站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利用许多其他网上通讯途径，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网上俱乐部、网络论坛、网上留言板等。

这些网站有很多被用来开展打击敌对国家及其军队的心理战。它们登载各种恐怖镜头，包括：人质和被擒人员被处决(往往以原始的砍头方式)、军事人员被狙击手暗杀、直升飞机被迫击炮击落、或军车被路边炸弹或自杀爆炸手炸毁等。这些通过文字或图像传递的信息试图吓阻敌人，令其丧失士气，或制造负罪感、疑虑及内心的异见，同时向各国政府及民众传递威胁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杀谁都不在乎，你们谁也无法受到保护。"他们利用人们对恐惧的反应张扬其力量。

恐怖主义的宣传手段

恐怖主义网站的一个共同点是为使用暴力进行辩护。在对这种手段进行分析方面，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关于"道德脱节"("moral disengagement")的理论很有指导意义。¹²虽然这个理论不是专门针对恐怖分子提出的，但像刑事犯罪分子一样，恐怖分子企图通过下列手段抹去自己与使用暴力的罪恶行为之联系：

- 转嫁责任——扭曲个人的行动与其行动的后果之间的联系，把暴力行动和无辜百姓之死归咎于受害者或宣称是环境造成。
- 分散责任——将职责分割成小块，使每一个人的行动显得相对无害，但加在一起则是有害的。集体决策也可被用来分散个人对某项行动承担的责任。
- 把打击目标非人化——如果不把无辜者视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则对他们使用暴力便比较容易；如果注重的是打击行为的非个人化的特性和其打击目标的象征性意义，把受害者称为或视为不如人的昆虫、猪狗等等，那么其打击的残忍性就可以化小。例如，本·拉登把美国人贬为从事"连最掠夺成性的动物都耻于去做的"活动的"贱民"。

- 运用委婉语——包括将伤害行为描述成正派行为，通过非人格化的描述减轻责任。例如，“基地”组织总是用与己无关的语言称 9.11 事件是对美国的力量和消费文化的象征物的打击，而闭口不提有大约 3000 名男女和儿童被杀害的事实。
- 有利比较——将应受严厉谴责的行为与其他更加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掩盖这些行为。把在和平时期发动的 9.11 袭击期间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百姓的死亡与美国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进行的原子弹轰炸相比较。那次轰炸造成几十万人死亡，但是当时美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根本不是侵略者。
- 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嫁祸于人——无视事实或者歪曲对同胞发动暴力行动的后果，辩称恐怖分子的袭击只不过是针对敌人先前的挑衅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或防卫措施，借此化解恐怖分子个人的负罪感。受害者受到责怪，其他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事件制造者，如当被绑架的人质因他们的政府没有满足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而被砍头的情况。

对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话语进行分析便可发现，使用最普遍的道德开脱方法是“转嫁责任”。暴力一律被说成是对付敌人的压迫必要手段，把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谋杀和残害都归咎于他人。例如，促使圣战者从事恐怖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因被转移至真主安拉，以图在赞美“殉教”时给谋杀和残害活动涂脂抹粉。

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另一个论点是，给任何反对现有权力机构的团伙的所有成员冠以“自由斗士”的称号，从而将之合法化，而将反对他们的任何人称为“真正的恐怖分子”。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崇尚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些网站充斥着非暴力的说辞——如声称“热爱和平”和表示支持外交解决方案。这种将图像和论辩共同使用的手法是要影响所有受众。



阿拉伯突击队组织 1972 年在德国慕尼黑夏季奥运会期间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图为该组织一名成员站在以色列人质被扣押的奥运村建筑物的阳台上。版权：AP Images/Kurt Strumpf

未来的挑战

利用媒体宣传恐怖主义的现象对民主社会和倡导自由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一项艰巨的挑战。这一威胁不限于操纵媒体和发动心理战；它还包括对新闻自由和反恐人士的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民主社会该如何应对呢？由于恐怖分子传播的大多数言论都受到美国宪法或西方社会类似法律的保护，因此这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微妙的问题。

技术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通过使个人能够免费获得信息和利用大众传媒，新技术增强了个人相对于国家或社会的能量。互联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之最大益处在于其开放、自由、不受监管的特性。不正当地利用互联网是否是民主不可避免的代价之一呢？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既维护民主自由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分子滥用互联网的折衷办法，以便防患于未然。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P. Wilkinson, *Terrorism Versus Democracy* (London: Frank Cass, 2001).

⁽²⁾ A. Schmid and J. de Graaf,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³⁾ C. Dobson and R. Paine. *The Carlos Complex: A Pattern of Violen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7).

⁽⁴⁾ The quotes are taken from the translations of a videotape, presumably made in mid-November 2001 in Afghanistan.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

- ⁽⁵⁾ B. Nacos, "The Terrorist Calculus Behind 9-11: A Model for Future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6 (2003): pp. 1-16.
- ⁽⁶⁾ Hamza Hendawi, "Terror Manual Advises on Targets." Available at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u+ap/20.../afghan_spreading_terror
- ⁽⁷⁾ C. Marighela, "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 in J. Mallin (ed.), *Terror and the Urban Guerrilla*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 ⁽⁸⁾ P. Karber, "Urban Terrorism: Baseline Data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2 (1971): pp. 527-533.
- ⁽⁹⁾ R.E. Dowling, "Terrorism and the Media: A Rhetorical Gen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6, no. 1 (1986): pp. 12-24.
- ⁽¹⁰⁾ J.B. Bell, "Terrorist Script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78): pp. 47-50.
- ⁽¹¹⁾ Gabriel Weimann, *WWW.Terror.Net: How Modern Terrorism Uses the Internet*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4);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Gabriel Weimann, "Virtual Disput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errorist Debates,"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7 (2006): pp. 623-639.
- ⁽¹²⁾ A. Bandur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vil and violence), vol. 3 (1999): pp. 193-209; A. Bandura,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1, no. 2 (2002): pp. 101-119; and A. Bandura, "The Role of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F. M. Moghaddam and A. J. Marsella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pp 121-150. .

案例研究：伊拉克的殉教神话

穆罕默德·哈菲兹(Mohammed M. Hafez)

穆罕默德·哈菲兹博士是堪萨斯市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政治学系客座教授。他的新着《伊拉克自杀爆炸手：殉教战略和意识形态》(*Suicide Bombers in Iraq: The Strategy and Ideology of Martyrdom*)，最近由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出版。

伊拉克圣战者面临一场困难的宣传战。他们传播的信息必须实现五项目标：吸引伊拉克境内外可能的招募对象；为杀害平民和穆斯林同胞的暴乱袭击行动寻找借口；解除可能阻止其同夥用自杀袭击方式杀害平民的自我抑制规范；使暴力组织合法化；反驳伊拉克和穆斯林世界各国政府的说法。



伊拉克特别行动部队在毕业典礼上演示他们打击恐怖分子的能力。美国伊拉克联盟军队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 (David H. Petraeus) 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Nuri al-Maliki) 出席了仪式。版权：AP Images/Wathiq Khuzaie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炮制出一些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和神学方面的论点。但是，为了避免给宣传对象造成过多的信息负担和使讨论过于复杂化，圣战者们依赖诉诸情感的叙述来塑造“英勇殉教斗士”的形像，从而将其信息简单化。

他们在网上发布自杀爆炸手的录像片段和生平介绍，以人民遭受屈辱、敌人勾结串通和圣战者解救众生为题大肆歪曲事实，以便将对手妖魔化，并促使其同夥“英勇献身”。他们夸大妇女遭受的虐待，诉求于男性的阳刚气概，为的是用羞辱的办法促使男人保护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这种诉诸情感的伎俩不仅是为了赢得一小撮活动分子的支持，更是为了争取广大穆斯林公众的支持。

此类宣传往往围绕三个主题依次展开，就好像是一出三幕剧。

- 第一幕描绘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指出西方“十字军”图谋征服穆斯林。
- 第二幕意在表现现行穆斯林政权的无能和与西方同流合污，说明他们不是穆斯林世界真正的领袖，而是西方“主子”的奴仆。
- 第三幕坚称穆斯林胜利的必然性，因为“虔诚和英勇无畏者”已经站出来，以对真主的信仰、在战场上的牺牲和他们事业的正义性来帮助穆斯林同胞摆脱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

这三幕的叙述有时是分开进行，但经常是被编织在一起，以阐述某一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本文通过大量运用自伊拉克暴乱开始以来出现的有关圣战者的资料来探讨伊拉克的殉教神话。这些资料包括录像片段、录音、自杀爆炸手的传记、网络杂志、网上发表的图片等。讨论的重点是圣战者如何塑造“殉教者”的形像。圣战者将自杀爆炸手吹捧为为主和穆斯林国家作出最大牺牲的有高尚道德情操之士，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制造的暴行及其受害者身上转移开来。

必须从一开始便明确指出，录像片段和生平介绍中对爆炸手的描绘具有高度的蛊惑性。本文之所以侧重于探讨殉教神话，是为了揭示恐怖组织如何通过扭曲的叙述来达到其宣传目标，而并不意味着这些神话是对真实的反映。

背景

自 2003 年以来，伊拉克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超过了哈马斯在以色列、真主党在黎巴嫩和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策动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总和。这些爆炸事件绝大部分是以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什叶派平民为目标，而不是攻击联盟军队。这些自杀爆炸手中的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是非伊拉克籍的志愿人员，多数人与在 1990 年代在阿富汗接受培训的"第二代"圣战者建立的圣战网络有联系。这些激进分子在自己的祖国或寄居国家被通缉，那些应招的新人则是因为看到伊拉克穆斯林遭受苦难而感到愤怒。



2007 年 4 月，伊拉克士兵检查一辆在伊拉克巴古拜发生的袭击中被击毁的汽车。自杀爆炸手炸死一名 12 岁男孩，炸伤九名平民。版权：AP Images/Adem Hadei

伊拉克暴乱分子使用的手段各种各样，其中最致命的是路边炸弹(IED)和自杀爆炸手驾驶的汽车炸弹。但是，暴乱分子也恫吓联盟军队雇用的翻译和体力劳动者等"同谋者"；破坏电站、输油和供水设施及管道、以及各种重建项目；向盟军驻地发射土制火箭和迫击炮，对飞机和直升机发射地对空火箭弹；绑架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以索取赎金，或将其处决，以及绑架安全部队成员和"间谍"进行审问或枪决；用背心炸弹从事自杀袭击活动。

暴乱分子还袭击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以及外国政府代表。他们袭击了约旦和土耳其大使馆，杀害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俄罗斯外交官员。

暴乱分子选择这些袭击目标有其战略逻辑。扩大暴力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民众中间广泛制造不安全感，导致派系间的分化和经济崩溃。所有这些后果会使新秩序失去合法性，使暴乱分子能够将自己描绘成逊尼穆斯林的唯一保护者，以便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同时造成国家机器瘫痪，使中央政权无法垄断武装力量，以便那些野心远远超越伊拉克边界的圣战者建立一个行动、招募和训练基地。



在巴格达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的 18 名儿童的家人 2005 年 7 月在与伊拉克政府官员进行的一次纪念餐会上。桌上是他们孩子的画像。版权：AP Images/Khalid Mohammed

为自杀性袭击开脱

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宣称对截至 2006 年 2 月在伊拉克发生的 30% 的自杀袭击事件负责。自 2006 年 10 月以来，为"基地"组织作掩护而建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声称对那里发生的几乎所有自杀袭击事件负责。

"基地"组织下属的巴拉·本·马利克旅(al-Bara Bin Malik Brigade, 自杀爆炸小队)的头目阿布·安萨里(Abu Dujana al-Ansari)在专为被打死的恐怖主义头目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制作的图片剪辑中，为针对"现代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军队"发动自杀袭击开脱。安萨里

说，自杀旅是应本·拉登早些时候发出的号召而成立的，其目的是对敌人实行恐怖打击和冲破其防线，以挫伤其士气。

但是他们又是怎样为袭击自己的穆斯林同胞辩解的呢？伊拉克暴乱分子——而不只是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暴乱分子——的回答是：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过是占领军的爪牙而已。此外，“基地”组织说，什叶派民兵袭击、拷打和杀害逊尼派民众，在检查站虐待和侮辱他们，为占领军充当间谍。他们的很多录像都以此为主题。在为袭击伊拉克官员作辩解时，民族主义者和萨拉菲(Salafi)圣战暴乱分子说，这是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政府，它不过是个傀儡政权，是在敌人的扶持下上台的，他们得以统治伊拉克只是因为秉承了盟军的旨意，而完全无视民主选举的事实。

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什叶派教义(Shiism)被描绘为“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实施其邪恶阴谋的工具。圣战者的论点是：世俗主义将世界分为宗教和非宗教领域，这与伊斯兰教相对立，因为它违背真主对真理与谬误、可行与禁忌的最高权威；民族主义则培养基于语言、国土和边界的狭隘认同，而不是穆斯林社区更广大的团结统一；圣战者称，什叶教派将一种异端邪说提升到支配地位，什叶派教徒是反对真信者的最危险的工具，因为他们“看似”伊斯兰，但是在圣战者的现实里，他们憎恨奉行逊奈(Sunna)的人，一有机会就背叛他们。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辩解是针对一小撮决心献身的圣战者而提出的——这些人可能会对暴乱分子的某些策略或打击目标提出质疑，特别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穆斯林同胞的问题上。在针对更广大的穆斯林民众进行有争议的宣传时，他们往往伴之以生动的图像和诉诸情感的叙述，以期对穆斯林公众的良知起到震撼作用，将什叶派穆斯林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妖魔化，加剧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威胁感。

伊拉克暴乱分子并不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说教来争取对殉教行动的支持。他们还谋求利用深藏在阿拉伯和穆斯林文化和精神中的情感和个人的主题来蛊惑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人。他们的宣传围绕三个主题：和屈辱、因同流合污而造成的软弱无能、以及通过信仰和牺牲获得救赎。

屈辱

有关在冷酷而又傲慢的强权手中遭受屈辱的主题是这些宣传的核心内容。集体受辱的图像经常以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的镜头开始，描绘力量对比的悬殊，展示清真寺遭到毁坏、受害者身上流着鲜血和被抄家等诉诸情感的照片。所有这一切，特别是来自阿布哈里卜监狱(Abu Ghraib)的图像，使人们能够具体感受到屈辱感，加剧了很多穆斯林的无力感和愤怒。



2004年2月，被自杀爆炸炸死的受害者被抬往伊拉克北部一家医院。至少有57人在那次袭击中被炸死，另有250人被炸伤。版权：AP Images

伊拉克的图像通常与在穆斯林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发生的其他冲突揉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世界各地穆斯林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并非没有关联，而是全部来自“十字军-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一连串的侵犯行径。这一信息加深人们的威胁感，从而为采取非常手段抗击“破坏伊斯兰教的阴谋”进行辩解。

第二个信息是，伊拉克是对伊斯兰的敌人开战的中心战场。实际上，对圣战者来说，在伊拉克的战斗与在巴勒斯坦、车臣、克什米尔、沙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的战斗一样，因为这一切都

是同一场斗争，而不是孤立的战争。在如此界定这一冲突时，暴乱分子可以号召各地的圣战者到伊拉克来，并声称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就是在所有穆斯林土地上取得胜利。

圣战者还在大肆宣扬妇女在外国人和伊拉克保安部队受手中遭受侮辱和苦难的主题。士兵闯进家门搜查暴乱分子时女人们惊恐万状的图片、妇女被抓走的录像、有关妇女被劫持或被扣押并遭受侮辱的谣言，或更有甚者，她们被伊拉克军队作为人质，以交换被通缉的暴乱分子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宣传鼓吹部族文化中流行的有关男子汉气概的观念——崇高、荣誉和英雄——这些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具有这些男子汉气概的标志往往是热忱地保护和控制女人，使她们不至于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出问题，从而给全家人或族人带来耻辱。

无能是同流合污

这种宣传的目的之一是要表现联盟军队的"傲慢"和穆斯林政府与之所谓的"同流合污"。暴乱分子在录像中经常采用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美国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的镜头。接下来通常是一段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大街上行进或走过萨达姆·侯赛因宫殿的镜头。偶尔会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将美国国旗插在巴格达萨达姆塑像顶上这一人们已经看熟了的图像。

紧接下来是阿拉伯领导人——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以及盟军进入伊拉克后的伊拉克领导层(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awi)、易卜拉欣·贾法里(Ibrahim al-Jaafari)、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Abdel Aziz al-Hakim)等——与盟国领导人布什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起的图像。图像中这些领导人或是面带笑容，或是在拥抱。另外还有阿拉伯和/或西方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在一起的图像，特别是2004年在阿克萨烈士旅(al-Aqsa)起义，即第二次起义(intifada)期间(2000-2005)布什总统与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白宫握手的照片。

这些图像之所以重要有五个原因：

- 第一，它把任何为伊拉克政府工作的人描绘为与西方勾结。那些持续与西方勾结的人因此是合适的猎物，可以任意打杀而不受道德良心谴责。
- 第二，把这些领导人说成是为外国政府卖力的"傀儡"，以此回应他们对圣战者的道义谴责，显示他们的做法毫无效力可言——他们凭什么挑战叛乱分子的合法性？
- 第三，通过把这些政府描绘为无能来说明其他穆斯林必须挺身而出战斗。参加圣战因而成为个人的义务，因为现行政府已经放弃了保护穆斯林土地和将他们从非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的职责。
- 第四，用圣战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或资源为借口来说明他们有理由采取非常措施和号召人们去殉教。
- 最后，这些形像从更广义上来界定伊拉克斗争，即不是单纯为了使伊拉克摆脱外国占领，而是要以真正的伊斯兰政府取代当前统治穆斯林世界的一切"腐败"和"傀儡"政权。

通过信仰和牺牲获得救赎

如果这出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不继以第三幕的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感到无望无助。第三幕提出的是解决方案：全体穆斯林通过信仰真主和在追随真主的道路上牺牲奉献可获得拯救和赎解。



2004年8月，逊尼派信徒军(Ansar Al-Sunna Army)称这名人质是在伊拉克被绑架的12名尼泊尔工人中的一名。版权：AP Images

第三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殉教和殉教者讲述的神话。伊拉克"基地"组织大肆宣传愿意为救赎自己的国家和为孤苦无援的穆斯林——特别是妇女——遭受的苦难复仇而牺牲的穆斯林的英勇形像。有关殉教者的宣传品发表在网站上、包含在行动录像中、并收录于"基地"组织的网上刊物《殉教英烈列传》(Biographies of Eminent Martyrs)。

这些材料提供的往往是简短、前后矛盾、但具有很强宣传性的信息，反映了构成殉教神话的至少四个主题：

- 真诚地献身宗教
- 愿意为真主而牺牲个人的钱财和家庭关系
- 期盼执行"殉教行动"
- 成功献身

真诚地献身宗教：暴乱分子制作的录像充斥着虔诚的穆斯林祈祷、口里念着"真主伟大"(allahu akbar)的场面——包括他们正在执行放置爆炸装置之类的行动时。自杀爆炸手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现成笃信宗教的人。关于他们的记载往往详细描绘"殉教者"在不停地祈祷，研读或背诵《古兰经》，超出其宗教义务自愿虔诚地祈祷。

对献身宗教的虔诚的强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爆炸手是因信仰真主而战和为真主而死，其自杀性爆炸才能被视为殉教。如果某人的动机并非源于对真主的热爱和在追随真主的路径上奋进，那么他(她)将不能得到如殉教者一般的回报。也许更重要的是，萨拉菲圣战主义者(jihadi Salafis)认识到，穆斯林政府试图将圣战主义者描绘成"离经叛道"和误入歧途者，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他们执行自杀袭击是被洗脑的结果。因此，强调爆炸手的宗教信仰是"基地"组织反击此类说法的手段。

愿意为了真主而牺牲个人的钱财和家庭个人关系："基地"组织的宣传把"殉教者"描绘成为履行更高职责——圣战和殉教——而放弃一切珍贵东西的人。他们称，很多自杀爆炸手来自富裕家庭或是作出了个人牺牲，如把汽车卖掉，动用自己微薄的积蓄或靠捐助旅行到伊拉克。很多有关这些人的记载都大肆渲染父亲离开刚出生的婴儿或丈夫离开妻子在追随真主的道路上战死的具有震撼力的形像。

这些宣传的目的是激励别人，为献身伊斯兰教制定新标准。他们要求，为了做一个好穆斯林，只是经常祈祷和履行个人的礼拜义务是不够的，还须竭尽全力前往圣战之地并为之献身。

期盼执行"殉教行动"：我们在这些记载中反复看到，"殉教者"急于要为真主殉道，在其请求被拒绝或延迟时感到沮丧。几乎每一个录像片段都显示爆炸手幸福的表情：他们在跑向装满炸药的汽车时面带微笑地挥手再见，体现了牺牲的快乐和一定在天堂得到回报的主题。

这一期盼和快乐的主题是要表现爆炸手既不是被迫也没有受到洗脑才去执行自杀袭击任务的。但是，伊拉克的卫星频道常常播放受挫爆炸手的"坦白"——他们称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执行自杀行动，因为在他们以为他们不过是将卡车开到目标点时，实际上有人控制着引爆装置。有些人据说是双手被绑在方向盘上，另有人说被注射了药品，还有人给他们看色情录像，目的是引起他们的兴奋以致想上天去会仙女。因此，期盼死亡的主题是要反驳有关的指控，将自杀爆炸手描绘成能够完全把握自己的选择和命运的忠勇烈士。

成功献身：殉教者的传记毫无例外地强调——更多时候是夸大——自杀行动的成功，好像要让应招者放心，他们的牺牲不会毫无价值。他们声称，一次个人行动消灭的"叛教者"、"十字军"和"CIA特务"往往高达数百人。他们经常宣称爆炸死亡人数超过媒体报导的数字——因为媒体"依赖的是美国

人发布的数字"。他们还经常说美国人把死者扔在河里或者草草掩埋，以掩盖实际死亡人数。鉴于他们的"成功"，这些作者将每一次行动称为"征服"(ghazwah)，如 ghazwit al-Nasiriyah (即在纳西里耶袭击意大利士兵并造成 31 人丧生的行动)。使用 ghazwah 这个词具有特殊用意，它原本指伊斯兰早期历史上的战斗，在该历史时期，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不信仰真主的人。

识破骗局

殉教神话不足以解释伊拉克所有的自杀爆炸。但是，意识形态、宗教界定和情感叙述有助于解释圣战者如何破除不赞成谋杀和暴力的自我抑制规范，使他们即使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也好像是道德力量的代表。

杀害穆斯林同胞的依据建立在诉诸情感、刺激感官的宣传之上，此类宣传将穆斯林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同无能的穆斯林领导人及其代理人与西方压迫者的所谓狼狈为奸联系在一起。这些极端主义者声称西方压迫者企图摧毁伊斯兰教和统治穆斯林国家。通过如此给这场斗争定调，圣战者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需要"英勇"的同志挺身而出，打击那些与敌人同流合污者，挽回民族的声誉、洗涤遭受屈辱的羞耻。

了解这些欺骗手法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一步。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二十一世纪冲突的新模式

戴维·基尔卡伦(David J. Kilculle)

曾在澳大利亚军队担任中校的戴维·基尔卡伦博士现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的高级反叛乱顾问。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首席战略家，五角大楼 2006 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非常规战争和反恐恐怖主义专题顾问。他经常为《小规模战争杂志博客》(Small War Journal Blog) 撰稿。这篇文章如他的博客一样，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尽管我们事后对二次世界大战持乐观的看法，当时对战争的目标、行动和战略等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那场冲突确实是一场战争或轴心国确实是我们的敌人/侵略者。

反恐战争则与此不同。有人不认为这场冲突应当定义为战争，而另一些人则对实际存在威胁提出质疑。极左翼批评人士怪罪于美国的工业利益集团，而狂热的偏激分子则把 2001 年 9 月 11 日看成是美国自己策动的大阴谋。更需要认真对待的是，人们对谁是我们的敌人意见不一。"基地"组织真正构成威胁还是西方狂想多疑和过度反应的产物？"基地"组织真正存在吗？它究竟是一场群众运动，或者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或一种心态？我们的敌人都是恐怖主义吗？是极端主义吗？或者说伊

伊斯兰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威胁？这是否主要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或者文明的问题？“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与过去的冲突(可能只有冷战除外)相比，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产生了争议。

实际上，“基地”组织的威胁是千真万确。各种含混意义的产生是因为这场冲突打破了现有的模式——包括“战争”、“外交”、“情报”，甚至“恐怖主义”的概念。例如，我们如何对潜藏在与我们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境内的非国家势力开战呢？我们如何与非国家敌对势力在其境内安身的盟国一道行动呢？我们如何在不摧毁我们力图保护的事物的情况下击败那些利用全球化和开放社会工具的敌人呢？

新模式

英国的鲁珀特·史密斯将军(Rupert Smith)指出，那种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发生的、其结果由武器相拼来决定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人际战争”的时代，即军队的效能取决于其适应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在全球公共舆论的批评眼光注视下与非国家敌对势力战斗的能力。当然，在伊拉克这样的复杂、有多方参与的不规则冲突中，常规战争未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我们采取的是加强治安、建设国家和反击叛乱的方法，并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制订了新的跨机构工具。¹

同样，我们过去是通过与包括政府、知识阶层和工商界领袖在内的精英集团来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其道理是，当上层集团意见一致、冷静的头脑占上风、以及政府间进行谈判并履行协议时，问题便可得到解决。主权、民族国家、条约机制和国际机构等全都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与此相反，敌人的组织则不依赖于上层集团，而是利用很多国家的不满和疏离情绪，将众多在基层运作的力量汇集成一场全球性的群众运动。精英外交模式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这并不是个新问题——美国驻各国使馆在冷战时期建立起各种项目来接触公民社会中面临共产主义颠覆的非政府组织团体。但在1992年以后，很多这类项目已经不存在，宗教极端主义或政治暴力的问题要求采取稍微不同的措施。

同样，传统情报服务的主要功能不是探寻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是获取其他民族国家的秘密。这些情报服务非常善于对付以国家为基础的目标，但不太适合对付非国家势力，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面临的问题是要在地域和人际关系都不利的条件下获取非保密信息。即使是针对国家敌对势力，传统的情报也无法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而只能告诉我们其他国家政府认为正在发生什么情况。例如，西方情报为什么没有预料到苏联在1992年濒临崩溃？这部份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苏联领导人的信件——而他们自己未能看到基层民众对共产主义幻想破裂的程度。²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包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家)在2002年时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他们是在侦听侯赛因政权的通讯，而很多伊拉克高层官员当时认为伊拉克拥有此类武器。³

长期以来的发展趋势造成了这种环境。其中起到推动作用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发展和反全球化的势力、具有与某些民族国家相似能力的非国家势力的兴起、迫使所有敌对势力避开其力量而转用非常规手段的美国常规军队的优势，以及建立在互联网和卫星通讯系统基础上的全球信息环境等。即使“基地”组织明天就消失，所有这些趋势也会继续存在，并且在我们表明有能力战胜这类威胁前，任何一个聪明的敌手都会采用类似方法。回顾过去时，我们会看到“基地”组织预示着一个新的冲突时代的到来，而远非一次性的挑战。

调整适应新环境

因此，正如前任反恐怖主义事务协调员亨利·克伦普顿(Henry Crumpton)大使所说的那样，我们看来即将进入一个新型战争的时代，它要求我们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就像恐龙被更弱小、但是适应性更强的哺乳动物在竞争中击败一样，民族国家虽然强大，但不如非国家敌对势力敏捷和灵活。

如在所有冲突中一样，成功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变、制订新的应对措施、并在迅速变化的威胁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在 2002 年 6 月为打击恐怖主义进行联邦机构重组的一次听证会上所展示的参加反恐主义行动的美国政府机构的名牌。版权：AP Images/Kenneth

敌人的适应速度很快。我们可以看一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基地"组织的发展。其在初期发动的攻击(东非大使馆爆炸案、"科尔号"(USS Cole)事件和 9·11 事件)具有移动性："基地"组织在 A 国成立一个小组，在 B 国进行准备，然后偷偷潜入 C 国对某一目标展开打击。作为回应，我们改善了交通运输安全、加强了对基础设施的保护和出入境的控制。此后，恐怖分子发展了"游击"战略，即不是在遥远的地方组建队伍后偷偷潜入另一国家发起攻击，而是在靠近打击目标处发展队伍，利用东道主国家的国民发起攻击。在马德里和伦敦发生的爆炸以及在卡萨布兰卡、伊斯坦布尔和吉达(Jeddah)等地的攻击都采用了这类手段。

2006 年夏天被挫败的对伦敦航班的袭击也采用了此方式。

这些攻击经常被描述为"当地出产"，但它们受到"基地"组织的怂恿、利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指挥。例如，2005 年 7 月的伦敦袭击事件的指挥者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Mohammed Siddeque Khan)曾在爆炸事件发生前飞往巴基斯坦并可能与"基地"的代表会面寻求指导和培训。⁴但是这种新形式造成我们的反击措施一度失效——这些恐怖分子不是将 19 个人偷运入境，而是将一人带出境，(从而)避开了我们新采取的保安程序。恐怖分子针对我们的新措施进行调整，制订出他们自己的新办法。

当然，如 2006 年 8 月对英国发动攻击的阴谋和其他可能的攻击的失败所表明，我们现在对这一"游击"方法提高了警惕。但是，恐怖分子毫无疑问已经在制订新的应对措施。在反击恐怖主义方面，行之有效的办法基本上意味着已经过时的办法：我们刚一掌握敌人最新的手段，他们就又改变了。根本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同疟疾一样，恐怖主义不断出现新的变异，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也必须不断更新。

切实可行的五个步骤

为应对这种违反直觉的战争新形式，美国迄今做了两件基本工作。首先，我们改进了现行机制(通过情报工作改革、成立国土安全部以及在国防部建立更强的"不规则"——即非常规——战争能力)。第二，我们开始建立新模式，以适应这一新现实。这些改革尚未完全成形，但有些变化——如把这场冲突视作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叛乱问题，因此要求采取基本上属非军事的应对措施，辅以保护易受敌人影响的高危人口的措施——已经开始产生影响。⁵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当今的决策者有点像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壕谜团"所困惑的"城堡将军"("Chateau Generals")——他们面对一种使传统智慧不再适用的冲突。像他们一样，我们面临一个被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所改变了的冲突环境，一个现有组织机构和概念对之不再适用的环境。像他们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权宜之计，但尚需生成能够破解这一新的威胁谜团的突破性概念、技术和组织机构，即相当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闪电战 (blitzkrieg)的解决方案。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该已经找到了)，但是，指出前进的道路是可以做到的。这涉及建立新模式的三个概念性步骤，同时还需要为应对这种形式的冲突而制定两

个组织结构步骤。这不是要开处方，而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的方案。这里提出的想法并不特别的新颖独到，而是在汇集了已有的设想后形成的一个政策方案。

1. 建立新语汇：弗拉霍斯(Michael Vlahos)教授指出，我们用来描述新威胁的语言严重阻碍了创新思想。⁶ 我们所使用的词取自反面描述公式：这些词告诉我们该环境不具有哪些特征，而不是描述它所具有的特征，例如“非常规”、“非国家”、“非传统”、“非正统”、“不规则”等等。术语无疑影响到我们清晰思考的能力。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把“主要作战行动”(第三阶段)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没有认识到在此情形下至关重要是冲突后的阶段，其原因之一是，第三阶段就定义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作战指南的全称为“第三阶段——决定性行动”。为了能够对新威胁进行清晰的思考，我们需要建立以一套以真正的敌人实际具有和其可观察到的特征为基础的新语汇。这些敌人：

- 将恐怖主义、颠覆、人道工作和暴乱融为一体，以支持旨在操纵地方和全球公众舆论的宣传
- 将散布于很多国家的大批基层活动分子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比其在分散状态时要壮大得多的群众运动，而其领导层及策划职能分散在各地，使我们无法找到目标
- 利用现代传媒的速度和其无处不在的特点来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其速度之快令政府措手不及
- 利用建立在宗教、族裔、部族或文化认同之上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在社会团体之间煽动致命和极端非理性的反应
- 利用无人管辖或管辖不力的区域(地理或网际)作为安全庇护；利用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盲点或法律漏洞
- 利用引人注目的象征性攻击，以激怒民族国家，促使其采取伤害其自身长远利益的过激行动
- 通过展开无数成本低廉的小型挑战行动，诱使我们在数十个遥远的地区部署代价昂贵的遏制、防范和应对措施，以此消耗我们的力量

根据这一新环境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创造出更恰当地描述威胁的语汇。由于这些新威胁不是来自国家，因此我们的策略基础不应是国际关系(即研究在以精英国家为主体的框架下民族国家如何相互作用)，而是人类学(即研究在以非精英、非国家为主体的框架内的社会角色、团体、地位、机制和人类群体关系等)。

确定正确的总体战略：如果这一对抗的根源是长期趋势，那么由此可以推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持续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斗争。⁷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长期视角”和“广阔的视角”——即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将包括民间部门和更广大社区在内的各种力量汇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得到美国人民、现在和未来的美国政府、重要盟国和世界各地夥伴支持的宏大战略。制定这样一个长期总体战略将需要作出四项重大判断：

- 确定哪种方式对我们最有利：是通过干预和努力缓解穆斯林世界酝酿的政治和宗教狂热，还是谋求遏制暴力或骚乱、使之不至于蔓延至西方世界？这一选择就象冷战时期是选择“回击”还是“遏制”方针，它是制定长期应对措施的一个关键因素。
- 确定如何在国家的军事和非军事部门间分配资源。在我们目前的支出和努力中，军事占主导地位；而“全球性反叛乱”的方针则意味着有大约 80% 的努力应放在政治、外交、发展、情报和信息活动方面，而约 20% 的努力为军事活动。这种分配是否恰当取决于我们在干预还是遏制问题上的决断。
- 确定在此问题上的投入(资源和生命)。这将要求作出风险评估，考虑到未来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和后果。这样的判断还必须考虑在不给我们的社会造成难以维系的负担的情况下可在安全问题上的投入。

- 确定在各地区投入资源的轻重缓急。目前的大部份努力放在伊拉克，较少部份在阿富汗，对其他地区的关注更少。其部份原因是，我们的支出以军队为主导，部份原因是我们选择在穆斯林世界的中心进行干预。在军事/非军事和干预/遏制之间的选择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地区重点。

显然，任何一届政府的战略之细节会在应对某一正在展开的局势的过程中变化。事实上，这样的灵活性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能在上文四大判断的基础上在全国和国际上达成一个可以维系的共识，将为制定跨越多届政府的政策提供一个长期的基础。

3·扭转政府能力的不平衡：目前，美国的国防预算占全球防卫总开支的大约一半，而受雇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军人为大约 168 万。

⁸与此相比，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为大约 6000 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雇员大约为 2000 人。⁹换言之，国防部人员的规模比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总和大 210 倍左右——国防部乐队雇用的乐师人数也远远超过外交人员的总数。¹⁰

这不是在批评国防部——武装力量属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型机构。但是考虑到发展、外交和信息在这种形式的冲突中的重要性(美国新闻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于 1999 年被撤销，这里提供的国务院的人数包括后来取代该机构的国际信息局)，军事和非军事部门的能力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这扭曲了政策，按国际标准也异乎寻常。例如，澳大利亚的军队比它的外交和援助机构的综合规模大将近 9 倍：其军队比国家力量的其他部门大，但是没有大到 210 倍。



工人们在约旦首都安曼郊区的一个仓库堆放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捐赠的准备在伊拉克分发的毯子。版权：AP Images/Letteris Pitarakis

应该提到，国防部认识到了这一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并在 2006 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¹¹布什政府正在开展提高非军事能力的项目。但是要取得持久成功，我们必须作出建设国力中非军事能力的持久承诺。私营部门的经济力量、国家声誉和文化信心等所谓的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单靠军事威力无法补偿这些能力的损失。

这三个概念性的步骤将需要假以时日(这恰恰是应当启动这些步骤的充份理由)。但在此期间，两个组织结构方面的步骤可以为此铺路：

4. 确定新的"战略服务"：由于特种部队(SOF)具有针对偏远或大部队无法进入的地区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的能力，它已经承担了反恐战争的一个主要功能。与此同时， 马克斯·布特(Max Boot)指出¹²，我们再次需要类似二次大战的战略服务局(OSS)之类的机构，其职能包括分析、情报、人类学、特别行动、信息、心理战和技术能力等。

形容词很关键：特种部队相对于战略服务。特种部队具有特殊性。对它的定义是基于与军队其他部门的内部比较。特种部队执行的任务超出了普通部队的能力。相比之下，战略服务局具有战略性。它是相对于外部环境加以定义的，其执行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增加和减少能力。特种部队人员几乎全是军人；而战略部队则是一个有着大批文职人员的跨机构队伍，其几乎所有的军事人员都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征募的(具有与战略相关的技术、才华出众的文职人员。)¹³特种部队起源于战略服务局，但是，今天的特种部队是具有高度专项能力的精锐部队，经过优化改组专门执行七类标准任务，¹⁴战略服务局则是文职人员和军人混合的组织，其执行的任



2006年在雅加达市外举行的一次反恐演习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军突击队为战友喝彩。包括印尼部队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队参加了国际反恐之战。版权：AP Images/Irwin Fedriansyah

确定哪些能力在今天属于战略服务对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跨机构工作将是一个关键性步骤。应对来自非精英、基层组织的威胁的能力包括文化和部族情报、社会制度分析、信息行动(见下文)、早期进驻或高危环境人道救援和治理小组、现场谈判小组和调停小组、生物特徵识别侦察系统等其他各种与战略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的相关性会在一定时间后发生变化——有些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力会不再具有相关意义，同时会出现对另一些能力的需求。关键是建立跨机构能力，以便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局势中迅速获取和应用技术。

5. 建立战略信息战能力：“基地”组织在利用个人和组织展开的多重性和多样性的行动方面技术高超，即通过宣传性描述操纵当地和全球民意。“基地”组织有一个网络，专门收集在西方展开的讨论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其对“基地”组织宣传效果的评估报告给“基地”领导层。他们把具体运作(爆炸、暴乱活动、杀头等)当作统筹协调“武装宣传”战的辅助性手段。在“基地”组织的行动中，“信息”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而它的具体运作只不过是达到宣传效果所使用的工具。塔利班组织、GSPC(原称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现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I-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以及其他一些与“基地”组织结盟的组织和真主党等采用了类似的手段。

把这种做法和我们的做法比较：我们通常先筹划具体行动，然后才制订辅助性的信息运作来对我们的行动加以解释。这与“基地”组织的做法相反。尽管我们的信息工作专业化程度很高，但与敌人相比，我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是事后的补充。用军事术语来讲，信息是“基地”组织的“主攻手段”，但对我们而言，信息只是“助攻手段”。如上所述，美国军队有168万人，他们的行动对公众舆论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公共信息专业人员(只有几百人)的言辞。因此，为了打击极端主义的宣传活动，我们需要建立战略信息战的能力——即把我们的宣传与我们的行动整合起来，以便发出支持总体政策的战略信息。

目前，我军已有一套完整的信息战原则，但其他机构还没有，而他们对军队采用的方法往往持谨慎态度，这不无道理。信息行动的军事化会造成严重错误，即把部份(军事行动)误作整体(美国国家战略)，从而危害到我们的整体政策。缺乏适用于整个政府的原则和缺乏展开战略信息战的能力会

限制我们的有效性并造成信息不一致——即美国政府各部门发出不同的信息或依照不同的信息日程展开工作。



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巴格达西部的重大案件刑侦队办公室与伊拉克警察一起工作。版权：AP Images/David Guttenfelder

我们需要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最高领导层领导展开各机构间的协调努力，进行能力和组织建设，制订全国性的战略信息战原则。建设这样一种能力或许是我们在这—信息化冲突的新时代所面临的重重能力挑战中最重要的挑战。

初步结论

这里所提出的概念——新语汇、大战略、均衡的能力、战略服务和战略信息战等——只是一些推测性的想法，是在这个新时代中探索化解新冲突的模式时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不同的想法，无论如何，因敌人的调整而迅速发生的环境变化将要求我们不断创新。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工业国之间的战争、精英外交和以国家为对象的情报工作等方面的传统模式不再能够解释眼前的环境或提供战胜今天的威胁的概念性武器。

对于今天的冲突，用冷战来作类比已经不够。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冷战时期的威胁之间有诸多不同。但至少在一个方面——即时间方面——造成目前对抗局面的长期趋势可能意味着，这一冲突确实会很像冷战那样旷日持久(如果从 1917 年俄国革命算起，至 1991 年 12 月苏联崩溃，冷战以不同形式持续了 75 年)。冷战的很多后果——特别是产生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冲突遗产”——遗留至今。即使这一对抗持续的时间只会是冷战的一半，我们也是处在一条漫长道路的起点，无论我们是否承认。

今天的多种新威胁否定了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常识，它们可能表明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冲突时代。找到了解和战胜这些威胁的新的突破性想法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¹⁾ See Rupert Smith,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especially pp. 3-28 and 269-335.

⁽²⁾ See Gerald K. Haines and Robert E. Leggett, *Watching the Bear: 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03), especially chapters VI and VII.

⁽³⁾ See Kevin M. Woods et. al, *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 A View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rom Saddam's Senior Leadership* (Joint Forces Command, Joint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p. 92.

⁽⁴⁾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Report Into the London Terrorist Attacks on 7 July 2005*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May 2006), p. 12.

⁽⁵⁾ See 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Small Wars Journal* (November 2004) and available at <http://www.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kilcullen.pdf>; Williamson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6); and Bruce Hoffman, "From War on Terror to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6): pp. 423-429.

⁽⁶⁾ Professor Michael Vlaho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2006.

⁽⁷⁾ I am indebted to Mr. Steve Eames for this conceptual formulation.

⁽⁸⁾ Compiled from figure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Balance 2007*, pp. 15-50.

⁽⁹⁾ Compiled from U.S. State Department an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2007*, table 9.

⁽¹⁰⁾ The U.S. Army alone employs well over 5,000 band musicians, according to a March 2007 job advertisement; see <http://bands.army.mil/jobs/default.asp>.

⁽⁴¹⁾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 February 2006): pp. 83-91.

⁽⁴²⁾ See Max Boot,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29 June 2006,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congress/2006_hr/060629-boot.pdf.

⁽⁴³⁾ Se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at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oss/index.htm>.

⁽⁴⁴⁾The seven standard SOF missions are Direct Action (DA), Special Reconnaissance (SR), Unconventional Warfare (UW), Foreign Internal Defence (FID), Counter-Terrorism (C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SYOP), and Civil Affairs (CA).

对反恐进展进行战略评估

美国法律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供有关恐怖主义形势的全面和完整的报告。下面的内容摘自美国国务院于2007年公布的《2006年度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2006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国际社会与跨国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国际合作导致了切实的安全进展——特别是在保障边界和交通安全、加强证件管理、阻止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和限制恐怖分子的行动等方面。国际社会还在捣毁恐怖组织和瓦解其领导层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为遏制恐怖主义的行动能力、拘捕和击毙重要的恐怖组织头目作出了贡献。

我们与全世界的盟友和夥伴共同努力，通过互相协调和交流信息，我们创造了一个对恐怖主义分子从事活动更加不利的环境，迫使首恶分子仓皇逃窜，东藏西躲，削弱了他们策划和发动攻击的能力。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很多其他合作夥伴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们为取得这一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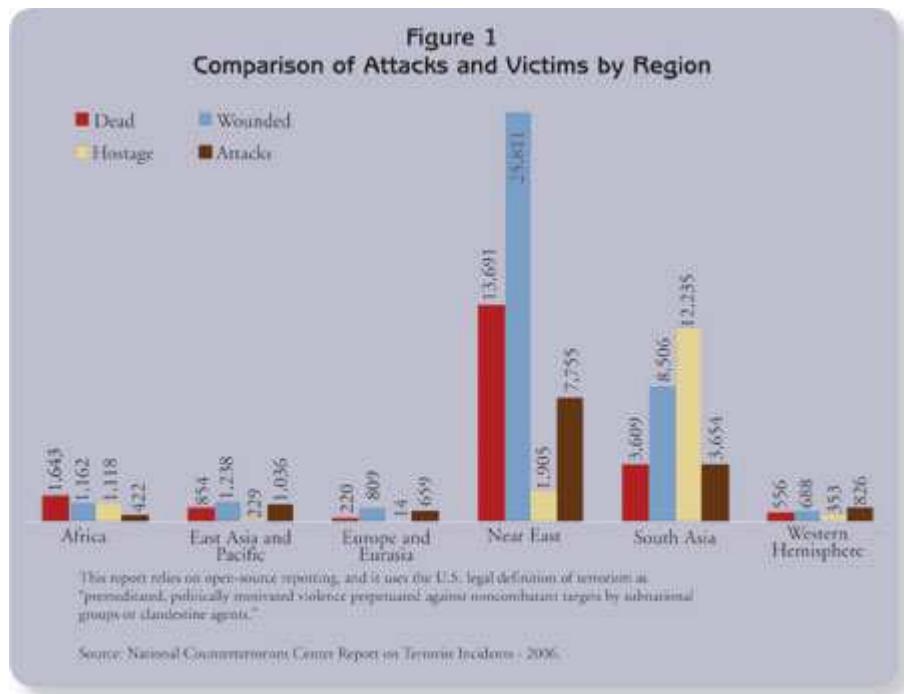
国务院通过地区战略计划(Regional Strategic Initiative)在恐怖主义行动的关键地区与派驻各地的大使和跨机构代表共同努力，评估威胁和制定协作战略、行动计划和政策建议。我们在组织对没有政府管理的地区或跨境行动的恐怖分子展开地区性应对措施方面取得了进展。这项举措加强了美国政府各机构间的协调、与地区性夥伴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改进了战略策划和工作轻重缓急的安排，使我们能够运用治国方略的一切手段来制定将恐怖分子边缘化的长期措施。

继续面临挑战

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我们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些国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继续是最重要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继续对其邻国构成威胁，通过向伊拉克某些什叶派激进分子提供武器、培训、咨询和资金破坏伊拉克的稳定。叙利亚通过直接行动或与真主党协调，试图颠覆黎巴嫩民选政府，使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倒退。叙利亚还支持伊拉克一些复兴党党员和激进分子，并继续允许外国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经其边境进入伊拉克。

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干预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推翻了一个有着支持和赞助地区恐怖主义历史的专横跋扈的专制政权，同时催生一个新的民主政治进程。但是，这一干预行动也被恐怖分子当作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活动的战斗口号来加以利用，加剧了邻国的不稳定。

阿富汗继续受到塔利班反叛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其中一些人与"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境外的支持者相勾结。在阿富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仍然很高，国家机制日益强大，大多数阿富汗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在塔利班时代得到改善。但是，要消除重新出现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其已经承诺的援助，与阿富汗人共同建设打击叛乱活动的的能力，确保合法和有效地管理和遏制毒品作物猛增的势头。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继续是恐怖主义动机的一个根源。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自由选举是一个受欢迎的民主化标志，但是哈马斯后来拒绝放弃恐怖主义或接受以色列的得到国际承认的生存权，削弱了选举的影响。源于巴勒斯坦领土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是一个关键的破坏性因素，令人关注。

真主党继续利用以色列/黎巴嫩边界居民的不满挑起冲突，最终导致 2006 年夏天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场冲突的确迫使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 号决议中再次要求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重申支持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各派参加的民主政府的承诺。即令如此，被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真主党与伊朗和叙利亚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一起继续试图颠覆黎巴嫩的民选政府，并继续在中东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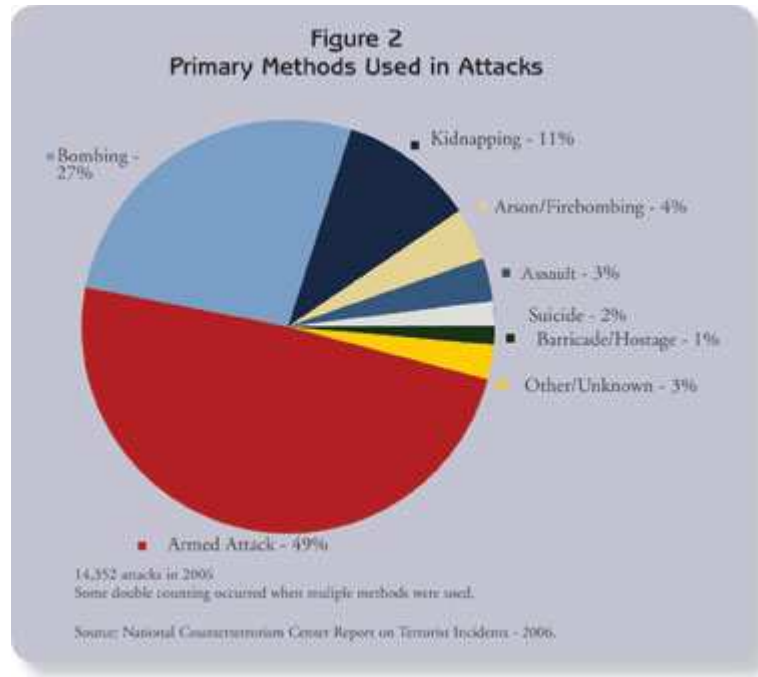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成功地挫败了"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基地"组织及其同夥进行了调整，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宣传和传播误导信息上。他们对很多貌似独立的地方性组织机构的行动加以利用和解释，以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恐吓对手和影响国际舆论。恐怖分子把信息战当作其主要活动。面对极端分子的宣传，国际社会尚需组织协调一致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反击。

总体来说，"基地"组织及其松散的结盟组织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安全挑战。

"基地"组织的主要趋势

单个恐怖主义事件能够导致更广泛的冲突或为未来恐怖袭击建立模式。例如，2006 年 2 月 22 日伊拉克萨迈拉(Samarra)阿斯卡里(Askariya)清真寺的爆炸成为教派暴力的导火线，改变了伊拉

克战争的性质。由于恐怖主义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因此，重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对确定有效的应对手段至关重要。所以，下文试图对一些趋势作出解释，即对具体数据进行定性分析。



恐怖主义宣传战

如《2005年度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国际社会瓦解恐怖主义领导层和行动能力的成功导致"基地"组织把更大的重点放在传播误导信息和反西方的宣传方面。这一趋势在今年加快了步伐，"基地"组织无所顾忌地利用地方群众的不满情绪，企图将自己描绘成一场全球运动的先锋。"基地"组织仍保留了一些行动能力和对美国及其他明显的西方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意图。但是整体来说，"基地"组织目前的重点是展开宣传战，即通过恐怖袭击、叛乱活动、媒体广播、互联网宣传和颠覆活动削弱西方人民的信心和团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他们在从事的是一场强大的全球性运动。

恐怖主义的"传送带"

欧洲、中东和非洲移民人口、青年和疏离的少数族裔的激进化趋势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样的激进化过程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这些群体天生容易走极端。相反，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操纵利用疏离青年群体或移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这些情绪来破坏合法权威，制造动乱。

恐怖分子图谋操纵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把他们一步步拉入非法活动，以此来使他们走入极端。这个过程可以用"传送带"来恰当地描述，恐怖分子通过这种方法使被疏离或感到不满的群体接受极端主义观点，并逐步将他们变成同情者、支持者，乃至最终成为恐怖主义网络成员。例如，在一些地区，"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利用叛乱和社区冲突，煽动激进化 and 招募人员，特别是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打击这类行动时，我们不应把移民和青年群体当作威胁的来源，而要把他们看作敌人颠覆活动的目标，因此需要对这些群体提供保护和支持。这还要求社区领袖对社区内成员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和采取措施反击极端分子的破坏活动。

新型敌人

上述表面事件突显出一个深层趋势：国际恐怖主义正在从传统形式(国会最初要求提交《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时的形式)转向更广泛和多方位的形式(跨国的非国家战争，类似全球性暴乱)。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冲突时代，可能需要采用新模式和与以往时代所不同的应对措施。

"基地"组织及其核心领导层代表了图谋将高度分散、半独立的行为体汇集起来加以利用的全球行动网络。它公开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跨国游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典型的叛乱战略。"基地"组织实施恐怖主义，但也采用颠覆破坏、宣传以及公开战争等手段，图谋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便给敌方造成最大的破坏。它勾结和利用一个规模更大的、由地区、国家和地方行为体组成的较模糊社区——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目标，但也有各自的地方性日程。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它利用地区性和跨边境庇护所，在为政府的应对行动设置障碍的同时，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方便。

分散威胁

"基地"组织如果成功地召集大批极端主义行为体，它就能开始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执行更频繁的恐怖袭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反宣传、反破坏、反暴乱和传统的反恐措施来分散这一威胁。

分散威胁的做法可以打破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行操纵、将他们变成恐怖分子的链条上的环节。其具体措施是为那些已经接受激进思想的人提供一条出路，为疏离的群体提供申诉不满的正当途径，从而使他们不至加入恐怖组织。分散威胁的做法使"基地"组织无法实现领导和整合全世界极端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它虽然不能解除威胁，但有助于把威胁降低至不太危险的局部层面，使各国政府和社区能够通过共同努力有效应对。

2006 年恐怖主义活动

摘自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U.S.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为《2006 年度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提供的附录。(近似数字)

14,352	全世界恐怖主义事件总数
74,545	被杀死、伤害或绑架的非战斗人员人数
20,570	被杀害的平民人数
1,800	被杀死或伤害的儿童人数
430	被杀死或伤害的学生人数
215	被杀死或伤害的教师人数
129	被杀死或伤害的新闻记者人数
8,200	被杀死或伤害的警察人数
1,300	被杀死或伤害的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和警卫人数
15,855	被绑架的人数
50%以上	穆斯林受害者比例
9,000	不明身份的凶手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300	被确定与其余袭击事件有关的组织
19,500	遭到袭击的学校、企业、其他设施和汽车
350	被当作打击目标或遭到袭击的清真寺

受信任的网络

这样的合作需要建立得到民众信任的网络来取代极端主义网络并将其边缘化。虽然抓获和消灭关键的恐怖主义行为体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但是它可能产生有害效果。这些行动不会解除威胁，并且，如果处理不当，会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人们信任的由政府、公民及民间组织、多边机构和商业团体组成的网络，通过共同协作战胜来自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

这样的网络会在一段时间后帮助高危人口摆脱恐怖分子的操纵利用，并建立满足人民需求和申诉不满情绪的机制，从而使恐怖分子边缘化。青年组织、教育网络、商业夥伴、增强妇女权力、地方发展等举措都能发挥作用，政府可发挥辅助作用。

领导者、庇护所、基本条件

为了使这样的主动防范措施有效，必须挫败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战略组成部份：领导者、庇护所和基本条件。领导者具有煽动、动员和组织功能，具有象征意义。庇护所——往往设在不受政府控制或政府控制不力的地区——提供培训、策划、融资和运作支持的安全环境以及发动攻击的基地。庇护所可以有形的或无形的。基本条件以不满情绪和冲突为形式，是激进化的刺激因素。

把这种新的冲突看作一场全球叛乱活动意味着抑制叛乱的手段是打击新形式的跨国恐怖主义的根本。这些手段包括：第一，以保护和确保人口安全为重点；第二，在政治上和实际生活中将叛乱分子边缘化，运用有针对性的政治和发展措施赢得高危人口的支持和合作，展开以精确情报为主导的特别行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失的前提下消灭关键敌对势力。

统一部署国家力量

必须对包括外交、军事、经济和情报在内的国家力量的各个方面进行统一部署，实现跨部门协调。恐怖威胁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层面至少与其物质层面同样重要，因此，必须妥善分配资源和协调应对措施。因此，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这项努力中仅仅发挥辅助性作用，重点在于非军事影响。

由于敌人是在对当权者不满的口中滋生的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民间努力与国家的行动至少同样重要。公民外交、文化活动、个人之间的联系、经济合作与发展、新闻媒体以及学术界资源的应用都是应对措施的关键组成部份。鼓励、动员和支持这些民间主导的活动是领导层在新环境中面临的关键任务。

承诺——成功之关键

9·11 事件以来的经验表明，成功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在于政府承诺与其他政府、国际社会、民间组织、本国公民及移民人口共同努力。

只要政府展开合作、建立民众信任的网络、争取人民在知情基础上的积极支持、进行满足人民需求的有效而合法的治理、与国际社会密切协作，那么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便显著减少。而在政府缺乏与邻国合作和争取本国人民支持的承诺的地方，恐怖主义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动荡及冲突就仍然是威胁的重要来源。

参考资料

关于恐怖主义的更多阅读资料

Bin Hassan, Muhammad Haniff. "Key Considerations in Counterideological Work Against Terrorist Ideolog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6 (September 2006): pp. 561-588.

Bloom, Mia.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Borum, Randy.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Tampa, FL: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2004.
<http://www.ncjrs.gov/pdffiles1/nij/grants/208552.pdf>

Caryl, Christian. "Why They Do I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September 2005): p. 28.

Fineman, Mark. "Inside Al Qaeda: A Destructive Devotion." *Los Angeles Times* (24 September 2001): p. A1.

Fouda, Yosri, and Nick Fielding. *Masterminds of Terror: The Truth Behind the Most Devastating Attack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Edinburgh, Scotland: Mainstream Publishing, 2003.

Hafez, Mohammed. *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 The Making of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Haqqani, Husain, and Daniel Kimmage. "The Online Bios of Iraq's Suicidology." *The New Republic* (22 September 2005): p. 14.

Hoffman, Bruce.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rgan, Joh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Hronick, Michael S. "Analyzing Terror: Researchers Study the Perpetrators and the Effects of Suicide Terrorism." *NIJ Journal*, no. 254 (July 2006): pp. 8-11.
http://www.ojp.usdoj.gov/nij/journals/254/suicide_terrorism.html

Hudson, Rex A. *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9.
http://www.loc.gov/rr/frd/pdf-files/Soc_Psych_of_Terrorism.pdf

Kilcullen, David.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October 2004. (The long Internet version of a paper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kilcullen.pdf>

Laqueur, Walter Z.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Books, 2003.

Lelyveld, Joseph. "All Suicide Bombers Are Not Alik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8 October 2001): pp. 48-79.

Martin, Gu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Miller, Laurence. "Terrorist Mind: I. A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vol. 50, no. 2 (April 2006): pp. 121-138.

Miller, Laurence. "Terrorist Mind: II. Typologies, Psychopathologie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Investig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vol. 50, no. 3 (June 2006): pp. 255-268.

Perl, Raphael. "Trends in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

http://www.fas.org/sqp/crs/terror/RL3355_5.pdf

Post, Jerrold M.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ost, Jerrold M. "When Hatred Is Bred in the Bone: Psycho-cultural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Terror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4 (August 2005): pp. 615-636.

Sageman, Marc,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Stern, Jessica.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Weimann, Gabriel.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resources from other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listed above. All Internet links were active as of May 2007.

相关网站

有关恐怖主义的网上信息来源

U.S. Government

U.S. Air National Guard: Conflict 21's Center for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Studies
<http://c21.maxwell.af.mil/cts-ref.htm>

The center identifies innovative ideas for research, leveraging of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need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to combat terrorism.

U.S. Congress. Hearing on the Terrorist/Jihadist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http://intelligence.house.gov/Re_ports.aspx?Section=134

This hearing demonstrates how jihadists effectively use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disaffected or young moderate Musli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erterrorism Office (S/CT)

<http://www.state.gov/s/ct/>

This office leads a worldwide effort to combat terrorism using all the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diplomacy, economic power, intelligence, law enforcement, and military. S/CT provides foreign policy oversight and direction to all U.S.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activities and is guid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6

A major annual report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erterrorism Office.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sponse to Terrorism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

This site links to news, electronic journals, photos, video segments, documents, fact sheets, and other electronic resources.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ilitary Policy Awareness Links—Terrorism: Terrorist Group Profiles

<http://merl.ndu.edu/index.cfm?secID=149&pageID=3&type=section#profiles>

A group of links from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hat includes government and think-tank reports on terrorist leaders, ideology, and motivations.

U.S. Organizations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Poli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errorism (CIPERT)

<http://www.cipert.org/>

CIPERT'S mission i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especially terrorism, and to translate this understanding into effective poli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unterterrorism Blog

<http://counterterrorismblog.org/>

This Web log features posts from forme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nd congressional staffers, as well as links to news stories and research reports.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Frontline—The Roots of Terror (Teacher's Guide)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_ontline/teach/terror/

This seminal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ed a series of documentaries, all of which dealt with the roots of terrorism and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U.S. policy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m. *Frontline* also developed an in-depth teachers' guide for use with the programs to meet a variety of instructional needs and to help students explore these intricate issues.

Terrorism Knowledge Base

<http://www.tkb.org>

The Terrorism Knowledge Base, a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ink tanks, covers the history, affiliations, locations, and tactics of terrorist groups operating across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35 years of terrorism incident data and hundreds of group and leader profiles and trial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errorism

http://www.lib.umich.edu/govd_ocs/usterror.html#psychte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mega Internet documents center provides U.S. foreign policy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its aftermath.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Research

Volume One: http://www.ctc.usma.edu/CTC_Bibliography_2004.pdf

Volume Two: http://www.ctc.usma.edu/CTC_Bibliography_2006.pdf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oduced by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of th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serves as an information resource for students, researchers, policy makers, teachers, the media, and the general public.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Undermining Terrorism

<http://www.ksg.harvard.edu/terrorism/> This portal captures key academic papers, reports, books, op-eds, and conferences on undermining terrorism.

The National Center o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CPT)

<http://www.terrorismpsychology.org/Default.aspx?tabid=1>

This center argues that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d to combating its consequences. It will join forces with CIPERT in the future.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

<http://www.start.umd.edu>

Bas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TART is task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ate with using data from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Terrorism Project

<http://www.cdi.org/program/issue/index.cfm?ProgramID=39&issueid=138>

CDI's Terrorism Projec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sights, in-depth analysis, and facts on the military,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http://www.ict.org.il/>

This think tank provides detailed profiles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brief reports on terrorist-related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http://www.wun.ac.uk/ctcenter/>

The center is built around a core of universities that use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apply them to studying terrorism and to developing effective means of responding to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Islamist Websites Monitor Project

<http://memri.org/iwmp.html>

The Islamist Websites Monitor, which focuses on the major jihadi Web sites, will be regularly releasing translated news, analysis, and videos from these sites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resources from other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listed above. All Internet links were active as of May 2007.